

590
國際問題小叢書之二

德國的實力

中宣部國際宣傳處編譯
正中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0212B



鴻英圖書館

登記 26476

書碼 107.5 200

到期 1957.12.31

價格 5.00

備註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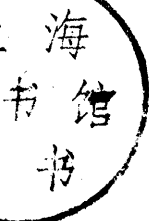
弁言

今年四月，德軍向北歐發動攻勢起，一直到六月中旬巴黎淪陷，維琪政府屈服止，在兩月多月的短短時間之內，希特勒在歐陸的軍事行動，獲得了出乎一般意料的成功，而且成功得非常迅速。德國人自以閃電戰術為標榜，觀其獲取戰果之敏捷，真不愧閃電之稱。

德國是個資源貧乏的國家，何以能有如此力量？最近若干美國雜誌上客觀的分析，給了我們一個答案，告訴我最近五年以來德國如何在納粹黨希特勒統制之下，集中了全國的人力、物力，以培植它的軍事機構，如何犧牲了個人的利益與自由，一切以國家為前提，軍事為前提，纔有今日的收穫。

我們現在從最近的美國雜誌上，選譯數文，編成此冊。任何國家培養了高度的武備，弱肉強食，用作侵略工具，本不足法，但納粹黨人那種發揚民族意識，全民苦幹的精神，對於我們正在與敵人作生死搏鬥的中國，也未嘗沒有借鏡的價值。本書的刊行，微意即在於此，並不是替德國宣揚也。

編者二十九年九月



1528478

目次

一、革命性的戰爭……	一
二、德國軍事上的成功……	五
三、德國的軍事學新原理……	一〇
四、希特勒的武備……	一四
五、希特勒的經濟動員……	二五
六、第五縱隊的組織和任務……	三二
七、希特勒如何利用機器工業及與美國的教訓……	三七
八、德國的新海軍……	七〇
九、希特勒後面之陸軍……	七五
十、希特勒之祕密武器……	七九

革命性的戰爭

〔見本年七月廿四日美國「民族」週刊，勒納原作。〕

這次歐戰，在最初八個月中，似乎不像一個正式戰爭，但實際上，卻超過一個戰爭；這是兩方生活急劇變化的軍事表現，而其變化之大不啻是個革命，我們必須承認今日所發生的，實在近乎一個世界革命。不過這次世界革命，並非一百年來馬克斯派所預期的革命。馬克斯派的革命是由下層發動，爲有訓練有階級意識的集團所領導的革命。但是那種革命，迄未發生效果。因是世界性的，或許要到下一世紀纔有機會。然在目前，上層發動的一派新勢力卻已掀起革命戰爭。它是應用了左派的宣傳，暴力和階級鬥爭的方法，又利用了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矛盾，去追求和左派的目標不大相同的一種目標。

我們談到希特拉的勝利，倘若渺視希特拉所占地位的重大，那就大錯。在創造世界歷史的蓋世英雄的行列中，自亞歷山大、拿破崙而至成吉思汗，希特拉自有一席之地。天下有一種人，無惻隱之心，無論其目的或手段，皆一意孤行，他不僅以一國一洲而要以全世界爲用武之地，希特拉便是這種人的顯例。他代表一個心腸陰險，意志堅強和想像奔放不羈的人，恰巧生在一個主義混淆，實力無組織的世界中，因此而獲得了勝利。我們雖然知道

這點，但亦不應隨便承認歷史的偉人觀和魔王觀就算了事。希特拉所以有此成功，乃係時勢使然。

許多有識之士，早已異口同聲說納粹主義是個革命。誠然不錯，納粹主義是革命的。但決不是我說歐戰是世界革命的表現這句話時所想像的那種革命。納粹是來路不正的革命；是由一個人和他左右的一羣冒險家的意志從上層發動的革命，利用恐怖手段造成革命，而大家接受這種革命亦是出於畏懼心理。但是大家所以甘心接受這種革命，那是因為目前沒有更好的一種革命之故，這點非常重要。這是許多革命的沒有成熟而富破壞性的組織，其實那些革命力本來可以，而且現在還是可以採取另外一種組織的。

那些革命力究竟是什麼東西？第一種革命力，便是我們自上次歐戰後未能組織世界和平所生的結果。戰後我們雖得一政治的解決，但因沒有得到經濟的解決，所以終成泡影。上次歐戰後的歐洲，是各國分立的局面，因互爭雄長，在經濟上便不能聯合，因不能聯合，便無法繼續生存。廿五年來的歐洲，是國際間無組織，資本主義崩潰，自由主義一籌莫展，保守主義怠工的歐洲。於是僥倖之徒便得乘機而起組織歐洲。在他勝利以後，是否能夠保持歐洲的組織，那是另一問題；作者只想指明歐洲之無組織實是諸革命力中一大要素。

與此有密切關係的，是民族國家已不足為一經濟單位。我們這個時代，可以說是國家的分裂時代。我們縱能阻止希特拉，但民族國家的時代早已過去。試將現在這個時期和十

五六世紀相比，實在最有意義。十五六世紀目睹歐洲各小封建單位的分裂，以及民族國家的勃興。這次歐戰不管鹿死誰手，倖存的各小國將變爲強有力的大帝國的經濟的衛星，或者勢必聯合其他各小國，結成一個有效的經濟和行政的集團。我們這一代或下一代，一定可以看到我們的民族國家轉變而成經濟的帝國國家。我們正在踏進帝國主義的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中，所謂經濟，已經不是某一國家的經濟，而是某洲甚至某半球的經濟了。德國及其衛星大概會結成這樣一個經濟集團，而蘇聯及其衛星結成另外一個，美國如有勇氣和機會，亦可組成一個西半球的經濟集團，將來情勢，大率如此；除非德國能長驅直入，併俄國，破日本，進攻合衆國及拉丁美洲，推翻門羅主義，那又當別論。但本文所想指明的，不問希特拉成敗如何，民族國家的時代確已過去了。

民族國家何以無立足餘地？經濟學家說那是由於經濟的國家主義之勃興；國家主義自政治的文化的領域伸入經濟的領域後，便變爲國家的喪鐘，這種事實，半是真理，半是諷刺。但是更真確的說，國際間所以混亂，並非國家經濟的自給所致，而是由於國家經濟的不能自給。時至今日，一個國家如仍依賴無秩序無計畫的經濟，便無繼續生存餘地。談到這裏，我們便聯想到第三種革命力——即每一個國家經濟單位從內部趨向於經濟力的集中，國家在工業機構的各重要決定中採取干涉政策，簡言之即以國家計畫爲經濟上的必要條件的趨向。德國的積極備戰，始於希特拉第一步以計畫爲基礎着手改組德國經濟之時。

德國最厲害的宣傳方法，莫如希特拉以其成績爲宣傳，卽不論以任何不人道的的方法，達到任何不人道的目標，計畫經濟確能增加國家收入，並且有最大限度的經濟效力。德國這次戰役中，各軍事單位的配合運用，實是極有力的一個要素，而德國各軍事單位所以能相配合，全靠一個以計畫經濟爲依歸的有計畫的軍事機構，和熟悉計畫技術的幹部。鮑爾溫、張伯倫時代的英國人卻幻想着他們能夠戰勝，能夠繼續任無計畫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下「照常營業」；他們現在急欲改正以前的錯誤。但大家要記着，所謂計畫不僅是意志的問題，而是實幹苦幹的問題。除非英國的戰爭機構能成爲英國經濟的一部分，生產力因按照計畫而達最大限度，再加美國的經濟資源之助，纔可戰勝，否則是毫無希望的。

第四種革命力，是戰爭技術和戰爭行政的偉大進步。德國人和俄國人都毅然排除以戰爭爲打仗的舊觀念，而以戰爭當作運用機械的過程。奇兵伏兵的舊戰術現在被賦予新的意義——卽所謂閃擊戰；戰鬥力全部集中的舊戰術亦被賦予新意義——卽包括全國資源的全面戰爭；而舊法宣傳亦因採用第五縱隊而更陰險。上文已經指明，戰術和經濟的計畫本爲一體，如果分開，便有多大危險。在這兩方面，德國和俄國都在努力試行，但是希特拉無論在那一方面都勝過一籌，這點很可注意。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卽戰爭的革命不僅適用於征服，並適用於鞏固所得的領土。

第五種革命力，是全世界不論男女一般人的見解已起精神上的革命。其中原因有二：

一是無計畫的資本主義，不能利用生產力或不能以其利潤保障職業和適當生活標準；二是我們鑒於人民生活的不合理便想到民主政治的效力問題。民主政治和人民自由，在失業者和在水準以下生活的人看來，不啻徒託空言。至於那些了解人類不合理所在的人，便認為沒落的經濟所造成的種種恐慌和 滿，儘可被人利用，以便政治的冒險家和新帝國的創造。但是關於這種精神上的革命，因超出本文範圍，茲不具論。

德國軍事上的成功

〔本文作者維拉德 (Villard)，曾任美國民族雜誌編輯，去秋遊德國，對德國的軍事機構觀察甚精到，歸述此文，發表於一九四〇年八月號大西洋月刊。〕

德國在歐陸全面戰爭的成功，不僅因為能集中利用大量新式武器，而因為它訓練了許多精於基本作戰技術的軍隊以掃蕩敵人。它的空軍、裝甲車部隊、坦克車部隊，都有一種與軍事傳統相反的驚人戰術，而應用這種戰術的時候，各種隊伍，各個部門，都能時機相應，聯絡合作得全無缺憾，這是尤其值得可驚的。希特勒只有五年公開建軍的機會，何以能得到如此效果，這自然是大家所急欲了解的。題。

第一，我們不要忘記德國那些無情的統治者，自視為激烈的革命者，意欲照他們的意

志以改造世界，這就很深刻的影響了他們的軍事計畫。德國的行動可以稱之為第一等的大革命，領導和推動這革命的人物，都有非凡的組織與行政能力，都是大軍人，都能巨細無遺的各種設計，所以一切可以控制得隨心所欲，不受批評，不受阻撓。他們認定目標邁進，絕無顧忌憐惜，甚至不惜用殘酷流血的手腕，於是整個國家的生命都成了他們的附屬品。

他們就這樣地易於創立新體制，尤其軍事上是如此。他們可以不必要求任何人的允許大規模改革建制。納粹早看到裁汰舊軍的需要，此事無形中實受到了同盟國的幫助，凡爾賽條約簽訂以後德國的十萬名國防軍，都是新建的。據六月三日美聯社所傳，德軍西線情報部主任海斯上校的談話，他說：「凡爾賽條約給了德國很大利益，多年以來限制我們不得建設軍隊，可是現在我們因此反有了全是新設計的武器了，連一枝步槍都能超過敵人，一關戰就閃出驚人的效果」。他並且說同盟軍是「非常易於擊潰的」。當納粹黨接收國防軍的時候，就有了完全破除舊傳統，重建最新式現代軍隊的機會。他們打破百年來的舊習慣，這種新軍，不再是諂上驕下，軍官萬能的貴族式部隊，不再引起人民的厭惡，士兵不再是奴隸式的被動分子，不論貧富，不論受過教育與否，都站在完全平等的立場上。

納粹練軍目的，是要造成十分平民化的軍隊，他們鼓勵軍官與士兵同食同宿，同息同遊。並竭力訓練軍官革除第一次大戰時的舊習慣，最重要的是缺乏自動能力，性格滯呆，

習而不化，祇能奉行上官命令。戰爭的工具既已變易，上述的轉變自屬需要。當你駕駛着機器腳踏車，或駕駛飛機，或服役於數萬輛運輸車、坦克車中之一的時候，你就不得不借重一些自己的自動力與獨立性，有時不得不自籌決策。並且軍隊的種類，因新戰術新武器的發明而較一九一四年相當增多，如探照燈部隊、高射砲部隊、降落傘部隊等都為從前所沒有。威廉一世時代的練兵原則，已經不合現世之用了。

德國軍隊質的改進，在此次對比法的所謂閃擊戰中都充分地表現了出來。邱吉爾說：同盟軍在德軍的後面，而德國的坦克部隊與突擊部隊在同盟國陣線更遠的後面。據每日傳播的消息，雙方軍隊，甚至分成很小的團體，處處皆個別作戰；德國突入同盟軍後方的機器腳踏車隊、裝甲車隊、坦克部隊、以及自天而下的降落傘部隊，在當時當然沒有軍官直接指揮的。納粹軍隊最驚人的新戰術莫過於把部隊突入敵方陣線的後方，切斷交通線，破壞橋梁，使敵方的軍隊與民衆都喪魂落魄，秩序大亂。據新聞電訊的報導，有時突入敵後的坦克或裝甲車等為數並不甚多，然而卻能以閃電的速率向前衝擊，挺進唯恐不深，絕不顧慮傳統的戰略原則，也不打算自身安全。如遇必要，他們都是抱必死的決心的。這不僅需要突進敏捷，神經鎮定，不避險阻，而且更需要勇敢決心，而最重要的還是自動力。不論軍官與士兵都得有為自己打算的頭腦。

英國的軍事當局，曾向國人聲言，英軍之所以較德軍優越者，因為德軍將領沒有一個

在上次大戰時當過高級軍官的，而英國則不然。這實是一個危險而錯誤的估計，至少作此聲明的人沒有了解德國的新軍與準備運用的新戰略。他不知道德國淘汰上次大戰時將官階級的軍官是出於故意的，是他們計畫的一部分，意欲用那些不受從前戰經驗影響的人來指揮新戰爭。新戰爭須用新戰士，這個政策是否絕對的完善，當然還有待於日後事實更確切的證明；但德軍完全是新的軍隊，排長連長都屬沒有經驗的軍官，這是事實。

有人以為德國軍車當局在他們純粹機械化與集中化統制的工作上，做得有點過分了。德國的陸軍一書的著者羅斯基氏亦主此說。他引一九三六年某要人的話道：「我們那些將軍們與參謀方面的官長，他們把賸積物資以應非常需要的理想，竟達到令人咋舌。他們若再幹下去，整個德國將成一個軍火倉庫，祇剩一個小兵在保管它」。可是我們必須承認，這種積極準備的政策，尤其貯藏許多新武器，德軍法蘭德之役的勝利，實歸功於此。還有一點也值得一提的，就是德國的軍事領袖絕對免除官僚的惡習；公文傳遞的遲滯、以及一切束手縛腳的傳統，使他們可以一方面把把握任過去善美的政策與方法。一方面按照着新的技術的武器擬定他們新的戰計畫。

復次，納粹領袖和將領們把勝利的確信，不斷的灌輸給下級軍官與士兵們。軍人一致相信：因為他們有克服一切的意志，因為在希特勒領導之下，德國必能復興；而且充溢着新的勇敢精神與生命力量，他們是不會失敗的。

德國的成功，應當歸功於一個人嗎？戈林將軍把希特勒贊美得無以復加，說他比拿破崙還更偉大，而且肯定的告訴我們，政治及軍事的一切活動，都是希特勒自己計畫的。他說希氏整夜的翻閱地圖與計畫，而精細研究上次大戰的結果，使此次的勝利，有了絕對把握。這些話當然不是絕無根據，德國一九四〇年式流線型部隊的建立，希特勒自有大功。不過我個人相信，德國的成功，決非一人所能做到，乃是運用了許多頭腦協調地一致完成的，而且多多少少受着納粹黨精神與計畫方面的影響。

德國這個新式的所謂閃電戰術，且不問其是否能獲得最後成功，但對於我們美國至少是個有利的借鏡。德國軍人說：主力艦、重巡洋艦等稱霸海上，日子已經過去了，現在值得考慮的祇有空軍，以及陸上活動時所需要的大量坦克車與機械化配備。此說的確否，現在也有試驗的機會了。

可是不論現在或五年以後的情形怎樣，華盛頓若沒有一個像德國那些流線型的陸軍部，最近代化的海軍部，能有最高的動員力量，能集中生產軍用物資，而軍人則能虛心地接受新的技巧、新的方法、新的戰術；則一切的勞力，都歸白費，毫無結果，惟滋紛擾而已。我們最穩妥的國防，就是使比較年青比較能接受新思想的人來主持海陸軍部，他即使這兩部絕對近代化絕對效率化的決心，並且他們要以美國所需要者來設計美國的國防計畫，決不是像葫蘆的死抄別人。光是擴張軍備是沒有用的，就算你每年能造飛機五萬

架，或像福特先生的豪語，每年能造三十六萬五千架，仍不能算強固的國防，最重要的，還是要有一個適任而精幹的海陸軍部。

德國的軍事學新原理

〔摘譯自一九四〇年八月號美國哈卜斯雜誌，尼克生(Hoffman Nickerson)原作。〕

德國的新戰術，雖使一般人驚惶失措，實在毫無神祕之處；而其一般原則，倒是軍事學家所習知的。大體說來，德國在比、荷、法國的作戰方式，完全依照對波蘭和挪威的戰爭。德軍的不可及處，不在他的計畫，而在以嫻熟神速的手段來完成他的計畫。

新戰術爲上次歐戰的產物，乃理之當然。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間的戰爭，可以當作一個指標，預示將來不應再蹈覆轍。當時所用戰略顯然毫無價值，因爲犧牲太大，戰勝國幾如戰敗國一樣狼狽。各國軍事學者都像普通人一樣異口同聲的說：下回再不應該這樣。但是軍事學家並不像普通人一樣，將這句話解作戰爭可以停止。世上既無永久和平，他們便孜孜不倦的追尋更有利更合理的戰術。

他們的戰術，在下次歐戰末期，已見萌芽，大部分新發展，歸功於飛機坦克的勃興。而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一八年間德國的新進攻戰術，都不藉新武器，全靠高度訓練的隊伍。第一，行軍極端機密，黑夜衝枚疾走，以免空中被人發見，白天則用樹木掩護。第二，猛攻之前，短時期內先用砲轟，破壞敵人而不致妨礙自己隊伍前進。第三，主力施行衝擊，勇往直前，後方與側面則由高級統帥部率後備兵保護之。官兵如果未受高度訓練，則行軍不易機密，砲轟不易正確，而主力猛攻亦不易有效，這種戰術，顯然是為後世取法。

因新武器勃興，關於制勝之道，軍事學家的意見，又分兩派。少數人認為空軍萬能，這派可以意大利杜赫特(Duheret)將軍為代表，他們認為出動轟炸機先將敵方空軍消滅，再對敵國城市濫施轟炸，造成大混亂大恐慌，便可迅速取勝。而多數軍事學家的意見則反是，他們認為唯有配合着陸軍海軍作戰，飛機纔能發揮更大的威力。而德國的軍事學家，尤致力於近代工業所產生的各種新武器的配合運用。

德國名將塞克特(Von Seeckt)曾將未來陸戰計畫分為三個步驟，猶之戲劇中的三幕。第一幕中的明星是飛機，先將敵方空軍實力消滅，繼而破壞敵方工廠交通，和轟炸密集隊伍。在第二幕，陸軍迅速出動，進兵愈速，兵力愈強，統帥愈嚴，攻擊愈猛，則突破敵陣，切斷後援，阻止敵方補充，迫使敵方求和的可能亦愈大。至於第三幕的場面，只是各路大軍的會合，往往是不會演出的，至多只是一個尾聲而已。塞克特又說凡是相信將來的

戰爭必須依靠作戰的機動性纔能獲勝的人，就不廢棄富於機動性的武器，即騎兵是。此處所謂騎兵，實在是指飛機、摩托車、鐵甲車和坦克等武器。

凡爾賽條約以後，德國軍備雖多少受限制，但其術練，那怕關於小部隊，都致力於步兵一砲兵、飛機和坦克的配合運用。上次歐戰時慣用的連篇累牘的命令，全部廢棄。每師的司令長官不得濫發命令，且須簡單扼要。下級指揮官無論對於執行上級的簡要命令或者自定計畫，都須看事辦事，隨機應變。務使各個單位和靈敏很機智的互相合作，猶之足球隊員一樣。

二

新戰術的要義，不僅是運用新武器，而要由高度訓練的統帥和士兵來運用那些新武器，這點是不容忽視的。德國這次作戰所以能這樣勇猛、神速和嫻熟，實在完全得力於此。德國關於士兵的訓練，因凡勞動服務隊 (Arbeitsdienst) 中的青年都受初步軍事訓練，所以節省很多時間。這些將來的新兵既經初步訓練之後，一旦入伍，便可以整個時間去操練各種新武器。而民用航空事業 (Luftansa)，亦為訓練空軍的初步準備。

陸軍空軍配合作戰的用意，在於施行最機動最勇猛的攻擊，而以驚人為能事。德國參謀學校中，「進攻教練」九次纔有「防禦教練」一次。

德國在平時有步兵四十二師，而機械化鐵甲師便有九個之多。每一鐵甲師有士兵一萬四千人，摩托車三千輛。每師又分爲三組：一是五十輛鐵甲車組成的偵察隊和摩托車兵一聯隊，二是四百五十輛坦克組成的攻擊隊，三是機械化步兵旅和野砲團所組成的防守部隊。鐵甲師需要各種專門技術人員和嚴格訓練的士兵，而這種人才都是甄拔出來的。

鐵甲師的任務不在當面攻擊敵陣，而在突破敵方的弱點，或左右包抄，攻擊敵陣後方及其司令部，作用在於擾亂敵軍，使其崩潰。同時德國的步兵和砲兵，決不袖手旁觀，按照當時情形，或先或後出動，而與鐵甲師互相呼應，密切取得聯絡。

德國除機械化戰術的準備外，又精研所謂政治的準備。德國的對外政策，無論過去現在，都是侵略的。德國如欲進攻某國，總儘量設法利用某國內的親德分子作爲內應。德國的新戰術固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令人驚惶失措，而同時亦計畫不防的來一個「政治的驚人」之舉——這便是不宜而戰的簡易辦法。

三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對波蘭不宣而戰，出動各式飛機二千餘架，在炸波蘭飛機場和飛機製造廠，不二日即將波蘭空軍完全消滅，繼而轟炸波蘭交通和密集軍隊。同時陸軍亦並駕齊驅，四天之內占領「走廊」。以後德軍進攻挪威荷比以及法國北部，亦復勢如破

竹。這便是德國新戰術的具體表現。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德人在技術方面並不是個超人，而在道德方面亦不是一個邪鬼。德人在技術方面確是非常能幹。德軍承襲普魯士軍隊的傳統，而普軍向以驍勇、善戰著稱。德人現在已將舊戰術徹底推翻，像當時的法國革命和拿破崙一樣，甚至更快。德人在道德方面長於自我犧牲，而責任心之重尤為他國所不及。所不幸者，他的熱忱和責任僅限於狹義的種族的愛國心而已。德國的新戰術，縱未能全都適合於他國，但有一點，卻已由德人予以證實：即新戰爭的要義，不僅在運用新武器，而妥由受過嚴格訓練的士兵，尤其要由一個指揮若定的統帥部來運用那種新武器。德國作戰之神速與勇猛，胥賴乎此。

希特勒的武備

〔多立司高氏(Otto D. Tolischus)瑞京通訊之一，載本年六月二十三日紐約時報週刊。本文連下列二文，已於美國刊行專書。〕

世界上反覆的表演着驚人的非常事變，法國現在躺在侵略者的腳下，那位侵略者宣言要使他永遠不得翻身，人們都驚訝的問：「這難道是可能的嗎？」

二十年前，德國被人家在第一次大戰裏完全解除了武裝，他飛揚跋扈的皇軍，騷擾了世界四年，終於隨着他的堡壘、飛機、坦克車、大砲一起消逝了。他的海軍也銷聲匿跡了。戰勝國祇許他為適應國內警衛的需要而保有十萬名武裝着來福槍、輕砲、和實習的紙坦克車的軍隊。

目下德國的百萬新軍，武裝得較一九一四年時更好，正在橫行各國，他們殘酷的發動戰爭，以建立德國的霸權。凡是不聽他指揮的，他都要使之滅亡；在他的威力下，以往最強的軍隊半月內就崩潰了，最強固的堡壘也像耶裏各(Jericho)城牆似的倒塌了下來。

在七年中間能夠產生這樣有威力的軍隊，這是歷史上未有的先例，也表示出德國龐大的國力。在他發展這國力的時候，適當他的敵人在崩潰的時候，民主國家犧牲了國防和國家效率而忙於解決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問題時，德國正根據了他們的革命思想，從事精神軍事和經濟的動員。這種革命思想產生了一批武裝着各種新式武器的新戰士，而現在希特勒用以發動這個震驚世界的革命戰爭。

據希特勒自己的統計，在戰事發生以前，德國花在動員上的費用約九百萬馬克。另據德國專家估計，德國的軍備費用每月約三十萬馬克以上。自從戰爭開始後，在九百萬馬克的動員費用之上，至少還要加上二百七十萬馬克的戰費總數，這樣共約一千一百七十萬馬克。照法定匯價，約合四十七萬萬美元，富裕的民主國家國防費用還沒有這樣

多。可是赫斯(Rudolf Hess)在一九三七年還說：「在軍備方面節省簡直是不合理的節儉，省了幾百萬馬克也許就在戰爭中失敗了，反而浪費了幾千萬馬克和幾百萬生靈」。

推行這種政策的結果，德國不僅在西部建築了強固的堡壘，在解決波蘭、丹麥和挪威之後，阻止同盟軍的前進，而且又可抽出約二百師（約三百萬人）作戰，二百五十萬人從事後方工作，從事各個占領區域的駐屯，以及後方的各種輔助機關，特別是警衛、運輸和勞工組織，這些機關都可以解除前方軍隊種種困難，使他們集中全力於戰鬥。

這種數字和上次大戰相較真是渺乎其小，上次大戰中，一次竟動員了一千萬人。但據德國人的看法，現在不再需要，也不再可能動員這些軍隊了。因為目下一個在前線的戰士就需要二、三倍於第一次大戰的人在後方爲他製造武器，所以動員龐大的軍隊，是不可能的。而且，近代的武器可以增加每個兵士的戰鬥力至數倍之多，所以動員龐大的軍隊也不是必要。

德軍所以有如此的火力與作戰力，因爲他們預先積貯着大量的軍火，與各種各樣的新武器。這些武器雖不能完全改變戰爭的永存法則，但卻也使同盟軍大吃一驚，而且這些武器配合着革命思想所產生的「第五縱隊」，造成了德國勝利的重要因素。

機械武器中最主要的是馬達——德國坦克車、飛機、機械化部隊和軍需車上的馬達，幾乎使這次的戰爭變成了馬達之戰；可是，馬達之戰的所以可能，也是因爲德國軍事當局

能使機械化部隊配合着他們驚人的戰術，變成最先的獨立的攻擊武器之故。德國的應用坦克，並不像英法那樣只在掩護步兵和使敵人們措手不及時纔一用，只有在波蘭纔可以用飛機，纔可以用陶赫(Douhet)所提議的閃擊戰，乘敵人未動員的時候就把他擊潰。德國又發明了一種戰略，利用大量的坦克，配合着別的部隊，取得密切聯絡，浩浩蕩蕩向一個擇定的地方進攻。馬奇諾防線的突破和佛蘭德(Flanders)一役的勝利都是用的這種戰略。

因此，在短短的幾星期中，德軍顛覆了法國二十年來所依據的一切軍略原理。主要者如：「有了現代的堡壘，守易攻難」。而德國人卻發明了他自己的戰略原則：在陸上至少採攻勢是最好的自衛。這個原理對付海軍國家的英國是否有效，還待以後證明。

據最可靠的估計，德國進攻西線時用十二個裝甲師，每師約有五百輛坦克車，所以大概出動六千輛坦克車，後備的坦克車有三千輛。這些坦克車小自七噸重，只裝機關槍；大至七十噸重，裝有機關槍、火炮、噴火器，以及同盟軍的普通平射砲所不能洞穿的鐵甲。在同一時候，同一地點，德國出動的坦克，多至二千輛，因此同盟國三合土築成的要塞和軍火庫也無法保全了。

德國飛機的數目是他最大的祕密，可是最新式的飛機估計起來約一萬二千架，決不會更多。德國三百個空軍根據地可以容納的飛機，也不過一萬二千架。德國的空軍力量，包括高射砲部隊，大約有二十萬人以上。但只有一萬六千人是駕駛員，其中有七千名都是將

校。德國有一種最可怕的「秘密武器」就是潛水轟炸機，這個武器在同盟軍方面最感威脅；而且在最近的戰爭中，德國更可以自由的運用他的飛機，因為他的飛機出產量，也就是他的飛機替換量較同盟軍爲多。

這些飛機大量的去轟炸要塞、軍火庫、鐵路、軍隊、運輸機構和軍隊的集中地帶時，他們真變成了德國的飛、砲隊，而且又可以大量的運輸軍隊和軍需，他們替戰略新闢了一條路，就是在空中也可以完成包圍。

德國軍隊的高度機械化，能使他機械化部隊裏受過特殊訓練的槍手和砲手，能夠利用空軍和坦克車所突破的缺口，急速前進，在敵人後方日行一百五十里；擾亂敵人的軍隊和居民。

但我們對機械化部隊的這些成功也不要過分重視，德國機械化的部隊一共也只有二十師，只占戰鬥力的十分之一；可是就這些也已經夠衝鋒之用的了，他們可以做先鋒以待正式的步軍和砲軍來接防。

坦克車、飛機和機械化部隊雖然重要，但他們並不能構成唯一的勝利的因素。就以總軍而論，獲勝的因素還有下列數種：

(一)步兵 步兵都是經過訓練的，再從其中選出不怕死的，又能勝任突擊的精兵。他們自小就受訓，訓練長距離帶着「重負」的疾走——在德國這已變成了一種「國防遊戲」了——

——雖然他們帶的武器不像上次大戰似的只有二三種，現在要帶十二三種武器，可是他們每天還能走上四五十英里。

其中還有一個祕密，就是步兵們的輜重和配備大部都是用車子的，所以可以減少他們負擔。比二十五年前一個士兵要帶的東西輕得多。而且他們軍隊的編制也不像法國似的把老老少少混在一起，他們是按年齡分的。按各種不同的年齡給他們各種不同的工作，最年輕的擔任無休止的濰擊，年齡較大的，尤其是第一次大戰中的老手，他們知道怎樣掩護的，擔任前線的防禦工作。

(二)大量的輔助軍隊和武器 在部隊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戰時先鋒隊、落下傘部隊；在武器方面的是平射砲與噴火器 先鋒隊非特要替步兵掃除地雷和各種障礙，而且還要在槍林彈雨中替他們架橋，用手榴彈噴火器和高度爆炸物去破壞堡壘要塞，也是他們的工作。

落下傘部隊、年輕的敢死的志願兵，和「第五縱隊」配合起來用以占領敵方的軍事據點；若和先鋒隊配合起來，那末可以用他們去破壞敵人的要塞。荷蘭之役，他們就作過不少工作，他們直接在艾勃·艾美耳要塞(Fort Eben Emael)降落，以掃除德軍入比利時的障礙，又破壞了阻止他們機關槍掃射的旋轉砲塔，這樣要塞砲臺就毫無用處，先鋒隊因此可以前進。

(三)有組織的運輸機關 德國動員了全國的私人汽車，以供運輸之用，百萬大軍在前線，運輸線又這樣長，德國卻能源源不絕把軍需運去。不過在同盟軍後方佛蘭德一帶的德國裝甲部隊底那裏來的燃料和軍火，至今還是一個謎。

還有一個德國勝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希特勒統治下德軍的英勇和智慧。在希特勒集權統治之下，各種部隊，都能聯絡得十分完滿，這同時也是德國戰略中重要的一點。希特勒深信他的成功，當歷艱險而無所畏懼，要是換了普通的軍人，碰到他所冒的危險早就嚇慌了。同盟軍方面，要北四個國家的部隊配合運用的困難，以及那些軍事長官又太嫌拘謹，佛蘭德之役同盟軍就感受苦難了。

我雖然把德國勝利的因素一一分析，而以後歷史上記載的最主要因素，一定是民主國家的被動性和太不能變通，因此他們不值人家一擊。戰爭開始以後，他們還舒舒服服的躲在馬奇諾防線後面，英國的軍隊還在期待着德國的崩潰，就因為這樣，所以希特勒纔能保持他戰爭開始時的優勢，也因為這樣，希特勒纔可以把他們加以個別擊破。

希特勒還把握一個戰爭中最有利的因素，他可以自由選擇發動戰爭的時間，只要等到他的準備已達到最高峯的時候——同盟軍以為這種便利，墨索里尼也有，這樣德軍可以隨便選擇時與地去攻敵人之無備，使他們措手不及。

英國在第一次大戰後裁兵的時候，德國就開始整軍，在西克脫(Hans von Seeckt)將軍

的領導下（他的格言是「多做事，少說話，與服從」）德（精練了十萬武裝人員，承繼過去皇軍的傳統，奠定了新軍的基礎。又訓練了一批軍事專家，這些人現在都是軍隊裏的正式軍官或是未經委任的軍官了，同時他又訓練了一批受特殊訓練的警察。

在一九二七年同盟管理委員會撤銷後，尤其是萊茵河岸同盟軍的軍隊在一九三〇年完全撤退後，德（就以「改組」軍隊和組新的技術機械（即指坦克車）服務隊，和改編其他部隊的名義，迅速增加軍備，接着，他又在整齊畫一的原則下建立了機械化部隊的基礎。

在一九三二年底，德國怕暴露真相，所以暫時停止整軍，但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日內瓦軍縮會議裏又允許他有平等的軍備權利，於是德國整軍的真相逐漸暴露，並且把整軍作為他主要的工作了。

●興登堡總統(Von Hindenburg)自[]挑中的承繼者[]本(Franx von Papen)證明他的政治能力太差，不足勝此重任。斯勒查將軍(General Kurt von Schleicher)曾提議，整軍應該得匯合勞工組合之力，作為「普遍的社會」事業，可是他遭到了德國軍人政治家一般的命運，甚至他自己也為此死了。希特勒選舉勝利之後，他得到人民的信仰，由他來武裝德國，他以為武裝德國不能不按照他的計畫，全國一定要跟着他走。希特勒登臺之後，德國就開始了一個新的鐵血世紀。

他就任的那天，整軍就雷厲風行地開始，任戈林爲航空部長。魯夫塞沙的飛機也逐漸加多起來，可是駕駛員卻還在訓練中。到一九三二年四月，軍隊也加擴充，志願兵也補進去了。強迫的勞動服務也實行了，無數特殊的「警察單位」也組成了，這些警察以後都正式參加軍隊。波蘭的卑爾索特斯基將軍 (Marshal Pilsadski) 在一九三三年三月想加干涉，但爲英法所阻止了。

到一九三四年，德國瘋狂於重整軍備的活動。新的堡壘、新的機場、新的要塞、新的戰爭學校、新的軍事公路都已略具雛形，德國的工業，也在畫一整齊和大量生產的原則下，出產戰時用具，——失業也沒有了，反對希特勒有計畫擴充軍備的德國人都被殺戮了，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德國撕破了以前的喬裝，乾脆恢復徵兵制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希特勒不聽手下人的勸告，進兵非武裝區的萊茵，可是他也考慮到英法也許要反對，所以德國進襲萊茵的軍隊都奉到命令，如果英法有所動作，即刻就要撤退。

希特勒此舉的成功，非特使他壓倒了未來的敵人，同時也壓倒了國內反對他的人。他們反對無效，反而受祕密警察的監視，而德國軍隊卻一步一步的進行納粹化。一九三八年一月四日軍隊譁變時，他剷除了國內反對他最兇的敵人，而從此自己掌握了全國的軍隊。幾星期後，他就進攻奧國，開始他東征西討的事業。

希特勒的經濟動員

〔多立司高氏瑞京通訊之二，載本年六月三十日紐約時報週刊。〕

前次大戰，雖然德國也有過許多驚人的勝利，到最後，軍事上成了膠着的形勢，結果，因為美國對同盟國的經濟援助以及同盟軍對德的經濟封鎖，打破了那種膠着局面。在這次大戰中，最令人震驚的力量是德國的軍事機構，德國賴這個軍事機構可以在美國的援助還未見諸實施以前就解決他的敵人，而德國也賴開始以來征服別國所獲的戰果，使任何封鎖失去效力。

可是，德國軍事機構的威力乃是他全國總動員的結果，所謂全國總動員，實基於下列的三個因素：

(一)心理動員。這個動員的結果，使全世界對德國打擊敵人的殘暴力量感到驚異，同時也產生了一批堅苦而狂妄恣肆的新戰士。

(二)德軍軍事上的優越，以及統率的得法。

(三)經濟動員產生兩種結果：(甲)歷史上無匹的又多又精良的武器，(乙)使德國儘可能的自給自足，不怕封鎖。

波蘭、挪威和法國之役，已經很明顯的表演過德國的戰鬥精神，德國的戰略、以及德國的武器，可是因爲目下的戰爭是一種機械的戰爭，所以德國的勝利也就是德國組織技術和工業的勝利。農業國沒有這些東西，所以就很難保持他們的軍事地位，他們沈痛的經驗就成了那些反對德國者的教訓。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解除德國武裝的時候，他們非特沒有去摧殘他的工業，反而在美國的領導下，用各種方式去資助他——借款和投資的總數，約合三十二萬萬馬克，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德國是用於償付賠款的。又替他改良興築工廠，還給與他技術上的援助。因此德國的工業蒸蒸日上。現在我們要是說德國的軍事機構是他敵人們資助他的，爲他所建造的，實在也不爲太過。

這就加強了德國經濟動員的範圍，而這個經濟動員也就是國社黨經濟機構的鎖鑰。

在原則上，這個經濟機構是很簡單的，他不是徵集全國的資本及勞工的力量，全國男女老幼生產與消費的資源，其配合與聯絡的系統，不作經濟打算，而用一個鐵一般的規律去加以統制。這統制對工人帶點「社會主義」的色彩，雇主也可以享受一部分利益，以鼓勵他們熱心工作。

在這種制度之下，一個擁有八千萬人口的國家（而且以後還有無數被征服的人民呢），在從事一種龐大的托拉斯工作；爲進行國社主義的世界革命以建立德國的霸權，在準備着

經濟和軍事的全面戰爭。他們哲學的基礎，認為這個動的世界是給適者生存的定律所統治着，凡是合於這定律的就能存在，不合於這定律的必然失敗。他用的方法很有效，甚至反對這方法的人也只好被迫採用這種政策。他們知道只有用全面總動員去應付全面戰爭。

這種全面動員到底可以做到如何程度，可以在德國看出來。在他開始整軍和開始征討的時候，他實在是跟似乎不可克服的阻礙在千辛萬苦的奮鬥。德國是個很窮的國家，天然資源很少，二十種主要的原料，他只有三種。他沒有金子，沒有流動資本，在國外還欠了一筆大債，而且，他正遭受着經濟危機，工業生產減少了一半，所有政府的預算也難收支相抵，失業的人數也在增加。

可是，他有空閒的工業生產能力，也有空閒的勞工，所以自經整軍時全國動員，把這兩種東西集中起來以後，德國就變成了歐洲最大的工業國家，僅次於美國。這樣使他完成了經濟復興，掃除失業，而且使他變成了一個世界最強的軍事國家。

實際上，這些計畫的進行全是在「戰時經濟」這個名義下使全國經濟機構軍事化。戰時經濟是在戈林領導的經濟參謀部領導下替國家工作，那個經濟參謀部裏用的全都是軍人，要完成這個戰時經濟的機構需要無數繁複的法令，用罰金、監禁、經濟制裁、集中營、和武裝人員去強制執行。戰爭爆發的時候，這戰時的經濟機構已經成立，而且已經工作了幾年了。

戰時經濟體制的主要原則和方法，可歸納如下。

關於資金貿易與工業者：

(一)一九三六年十月發布規定物價的法令，於是物價固定了，但隨時由物價調整委員會根據成本累加的情形隨時加以調整，這樣可以使物價雖不上升，而信用不至膨脹，因為通貨膨脹要增加軍備計畫的費用。德國批發物價的指數，一九三三年是九〇·七，到一九四〇年四月只升到一〇九·六，雖然生活程度較之人為調整的生活指數高出許多，但平均起來，也並沒有超過百分之二十五。

(二)利潤限制。利潤的被限制，一方面是受制於物價的統治，一方面受由於強迫投資，政府規定利潤中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應買政府的公債，雖則這筆投入的資本仍舊配給股東們的。德國的股息，仍有高至百分之十四的。

(三)強迫將盈餘資金，投資於國家的主要工業，如煉油和人造橡皮的工廠，以及其他無利可圖的礦產的開發。

(四)禁止私人創辦新的工廠和商店，或者是不合於國家需要的工廠和商店的擴充。

(五)以政府定貨的統一分配、國家統制原料與外匯等方法絕對管制工業。

(六)整個的金融市場，其中包括國民儲蓄、銀行及保險公司的資本、法人所持有的政府公債（少數國家重要事業的私人債券除外），政府有優先收買之權。其方法，或強迫其

認定國家抵押借款或由政府所發行的別種債券。

(七) 限制公司首領及主管人員的收支，規定有所謂「廠主工資」。

關於勞工者：

(一) 固定工資。根據一九三二年經濟危機時最低之工資水準，規定固定的工資率，但也可稍有變通。

(二) 職業統治。國家重要企業所招募之工人，不得因他處工資較高而改業。

(三) 不准罷工。除綜合雇主及被雇者之德國勞工陣線（此組織係屬於國社黨者）外，工人不得有其他獨立之組織。

關於消費者：

(一) 一切食糧及日常必需品皆在「大砲代替牛油」之口號下分配，生活享受降低得幾乎不敷營養。

(二) 國家統治分配一切日用品，又竭力宣傳出產較豐富之物產始可消費，以直接統制消費者。

關於農夫者：

物價規定及市場條例，使農產品不得不到特設的統治機關去銷售。

這個計畫看着非常嚴厲，卻也有他的好處，因為政府以「不怕危機」的經濟機構為宣

傳口號，加以保證，更佐以一連串的法令，使工業和勞工皆得其充分的運用。這樣一來工業產量的指數由一九三二年的五四，增到一九三九年六月的一三七。農業的產量，也自一九三二年的十萬萬馬克，增到一九三九年的十四萬萬馬克。一九三二年舊德國時代國家的收入是四十五萬萬馬克，而擴大後的德國國家收入卻已增至一百萬萬馬克了。工作者一九三二年一千二百五十萬人，而戰前就已增至二千二百萬了。失業者在一九三三年正月還有六百萬之多，現在反而有缺乏勞工之感，只有把被征服國家的人民去彌補纔可以解決這缺額。要是工資率真的是固定的，甚至是在開戰以後減低了，那麼延長工作時間後所得的工資已較一九三三年增至百分之十五。

除此以外，勞工們享受着「社會主義」的種種優惠。有一種組織名曰「工作之美」(Beauty of work)，給勞工們改良了工作的環境，又替他們建立了放假期間照付工資的制度。在「快活中生力量」(strength through joy)的組織裏工人得享受假期的娛樂，又替他們建立了控訴無理開除工人的勞工法庭及控訴侮辱他們的榮譽的法庭。

農人也可以享受低利的貸款，價格低廉的肥料，以及其他一切供給，而又可得到較一切市場價格為高的賣價，可是在糧食恐慌的時候，他休想享受高昂賣價的利益。

有許多人稍為剝奪些他們的自由，他們就要感到不滿意，可是德國的這個計畫卻是只顧經濟安全而不顧個人自由的，甚至也不願生活的享受。當希特勒掌政時，德國非特有無

數人失業，而且「馬克思主義和國際主義」也正在流行着，於是希特勒就設計了這個計畫，這計畫自動的解決了失業問題，也證明了「我的奮鬥」一書中的一個真理。在那本書裏，希特勒寫道：「要造成一個民族的民族性，就要先創設一個健全的社會環境」。按照德國的標準看來，希特勒在這方面確是成功了。雖然許多觀察家都報告人家說德國的工人因為戰爭的緊張有些近於衰弱，但在目前，德國的勝利可以把這種情形減少，他戰時的工業生產量仍舊高出於危機以前的水準。而且德國嬰孩的生產數目在一九三三年是九十七萬一千人，而到去年就增至一百四十二萬，這表示出將來在人力方面，在全歐除蘇聯外，德國是首屈一指。

但在進行上述種種動員的時候，德國要克服兩大困難：第一是他缺乏原料的困難，第二是他缺乏金子和流動資金以供整軍之用。他克服這兩種困難所用的方法真值得贊揚，也真正表示出了德國人智慧技巧的勝利。

缺乏原料是以下列三種方法解決的：

(一)所有的國外貿易，尤其是一切入口貨，都在國外貿易的嚴格統制下，對於重整軍備，絕對必要的東西，纔准外貨輸入。一九三四年七月的「新計畫」就是在謀和每一個國家出口和入口能求得平衡，所以每個國家把貨物輸入德國的，拿不到德國的現金，卻只好交換德國的物品回去。無論他需要不需要，都只好拿物品，不能拿現金。

(二)嚴格按照生產物的是否合於國家緊急需要為標準，分配原料。

(三)德國利用人原料的方法，大量的發展他國內原料的生產，譬如從煤裏提煉油，從煤和石灰裏提煉橡皮，從水裏提煉纖維。他也不願費用，一面開國內低級的礦產，他也用許多國內的原料去和外國交換原料，他也儘可能的節用，以節省原料。兩個四年計畫就是在使德國儘可能的自給自足，也儘可能的不怕封鎖。這種計畫是否成功，可以由事實證明。德國的所謂「生產品」主要的就是軍備，他這次戰爭的出產量較之一九一三年時增加約有兩倍之多。

據估計德國三分之二的原料已能自給，雖然他有幾種重要金屬自己還不能生產，只好不願價錢的向外國去買。四年計畫中的工廠，在戰前費了許多原料把他們建立起來的，現在也能生產貨物了。

四年計畫裏還有農業生產一項也應提起，可是這件事實在做得並不十分成功。農業生產的目的是在增加生產，而事實上是減少消費。糧食方面德國人已比較能夠自給，一九三二年他們自給的程度是百分之七十五，而在開戰時已增至百分之八十五，可是脂肪卻仍舊只能自給百分之五十。其餘的缺額只有仰仗外國，否則只有挨餓。

財政問題也解決了，用的是下列三種方法：

(一)德國在一九三三年六月發布停付外息的命令，這樣一年就以省十二萬萬馬克，

可以使德國的錢藏在家裏，可以使他從出口貨、運輸事業和其他方面得來的盈利，儲蓄起來去購買外貨。這樣，在貨幣貶值後，德國只要以幾分錢的代價就可收回他一塊錢的公債券，也可以有助於出口貨的暢銷。而欠德國債的國家，卻仍舊以馬克在償還他，於是德國有大量的現錢足供政府使用，德國的債權國也隨着把他們的通貨貶值，這自然對德國也很有利。

(二)德國募集資金的方法是以德政府為首的「托拉斯」，發行一種債券，要多少數目就發行多少，於是德國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掩護擴軍費機關的債額大增。一九三三年是二十四萬萬三千馬克，現在則已超過八十萬萬馬克了，有人還估計他已經超過了一百萬萬馬克；上次大戰四年中，德國皇軍的費用共計也不過一百六十萬萬馬克。

貨幣的流通量，一九三三年以來雖已增至三倍之多，可是一九三三年後德國又增發了一百萬萬馬克的「紙幣」，再加上幾兆兆的特別「信用票據」及其他的債券，這些票據，在德國的占領區域內德軍可以自由使用。雖然德國的通貨膨脹已到了這步田地（官方的金準備大概只有百分之一，德國的馬克在外國是一錢不值的），但是在德國國內的馬克却因為物價固定的關係仍舊很「穩定」，甚至德國的報紙上還曾經提議要把馬克作為歐洲大陸的標準通貨呢。

(三)政府因為龐大的整軍計畫所以流出了大量金錢，可是，他又用苛捐雜稅把這筆流

出的錢收了回來。一九三二年，稅收占國家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現在則已占百分之四十七了。在「公家手裏」（就是政府和其他機關裏）稅收和強迫捐款在一九三二年是十四萬萬一百三十一萬馬克，而現在則約為三十二億馬克。

整個的德國機構，無論工業或是軍事，已經逐漸在消耗，他底能支持多久還是一個問題；但德國在「以血和金子鬥爭」的口號下，已經把全歐的資源置於自己的掌握下了，所以他也許源源不斷的仍舊有東西可以補充。如果英國威脅着說要封鎖歐洲，讓德國國內發生饑荒或是發生暴動，那麼德國的報紙已經答復了，他說，在那個情形之下，受苦的不會是德國人。

這次的戰爭是大陸的新制度和大陸的封鎖之戰，戰爭的結果到底如何，是誰都不能逆料的。

第五縱隊的組織和任務

〔多立司高氏 (Otto D. Tolischus) 瑞京通信，原載於本年六月十六日紐約時報週刊。〕

過去七年來，德國政府訓練人民，尤其是訓練男女青年的要旨，完全依據魯登道夫將

軍的一句格言，「戰爭爲種族生活之最高表現」。這種訓練的結果，便養成德國士兵慷慨從戎視死如歸的勇氣；一般軍事觀察者都公認這種勇氣實遠勝於一切軍事紀律，而德國一面利用降落傘「敢死隊」一面利用德國納粹黨人或各國納粹黨人組織的「第五縱隊」以實行突擊敵人後方的「擴大戰略」，亦是全憑這種勇氣。

降落傘部隊和第五縱隊都在「德國新武器」之列，這種新武器嘗震驚全世界，尤其是那些嘗爲德國一鼓而下的國家。但是德國降落傘部隊却是模仿着蘇聯的，希特拉的外交武官多年來看到蘇聯降落傘部隊表現之後，希特拉便加以模仿；至於第五縱隊的淵源則不容易推究出來，我們只知道過去在德國和世界各大城市，當地納粹黨人都已表現過的。

因此，就第五縱隊這個武器的本身而論，並無新奇之處。第五縱隊發軔於最古的一種軍事技術，即所謂間諜工作，而在上次歐戰時，已漸萌芽。第五縱隊這個名詞，乃由西班牙內戰中沿襲而來，當時所謂第五縱隊，是指在瑪德里秘密活動的弗朗哥將軍的部隊。

可是，第五縱隊的龐大的發展，和希特拉用激迫使各國探求新的防禦方法的其他許多武器，確是非常新奇。關於第五縱隊這個武器的發展，我們唯有將整個國社主義革命爲背景來觀察時，纔能了解，而國社主義革命的全部含意，世界上到現在纔有所領會。

最新式的第五縱隊，實質上是一種革命的武器，不容非革命的國家來應用。這種武器，又名細胞，即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世界革命」自始就採用的一種著名妙法，但後經

德國的徹底改進，方成今日這種非常有效的武器。

布爾什維克黨組織「細胞」的作用，在作階級戰爭的準備，且只招收有階級意識的無產者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同情者；而國社黨的第五縱隊，却根據兩大革命原則，收納一切實幹分子，並以世上最大武力為後盾。

第一種革命原則是日耳曼種族說，承認日耳曼種族為世界上超等種族，並要求不問國籍如何，各地日耳曼人必須效忠德國。

在這個原則之下，任何日耳曼人不算是個別的私人，而是在日耳曼帝國組織中的日耳曼族的代理人，那就是應該遵守帝國政府的命令，並像在國內的日耳曼人一樣狂熱的為政府效勞。在國社黨的心目中，德國的範圍不止帝國版圖，舉凡通行德語以及德國組織能力所達之處，無一不屬德國。

外國德僑都隸屬於國社黨國外黨部，受德國「國外省」領袖鮑赫爾(Gaulster Bohle)指揮。居留外國的日耳曼人，不論他在外國生長或歸化外國一律隸屬於各種「種族組織」中，這些組織大致和國社黨組織相同，且在掩護之下與鮑赫爾所領導的組織發生密切關係。

凡是那些不受命令的人，無論國籍如何，都要遭殃。德國報界近因荷蘭朱麗亞娜(Neera)女皇的丈夫柏恩哈德親王(Bernhard)不肯在荷蘭政府內擔任第五縱隊工作，便大

（施抨擊）

第二種原則，是國社主義的世界革命，旨在創造世界經濟政治和社會的新機構，以便日耳曼種統治世界，但同時對於希望在世界新機構下獲得權力，並如最近事實所昭示的願將祖國賣給敵方的各地極權政府中的忠實信徒，無不兼收並蓄。

這種遍布世界各地的組織所維持費，遠較普通間諜機關的維持費為大；除食糧輸入外，德國第二種巨額支出是用在這方面的，且向在宣傳費項下開支。但有些組織的活動費是自己籌畫的。德國在世界各國都有這種組織，專門供給情報，其精確與詳盡，為任何國家之諜報所望塵莫及。德國每遇有所策動時，甚至像對挪威荷蘭一樣，想要占領被侵略的國家的政府時，便可根據這種情報作為指針。

第五縱隊的任務，可分平戰兩項來說。平時的主要任務，一是從事宣傳，但不僅限於親德或親納粹的宣傳；二是供給有關工商業政界和民氣等詳細情報，柏林方面將這類情報蒐集起來，便可窺見各國生活的全豹；三是收買當地人心；四是從事間諜工作；而最重要的是準備「事變」，隨時出動突擊部隊，先發制人。

第五縱隊從事活動時，總極巧妙的利用當地社會方面、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各種野心家，務使當地人士誤信天下太平可以高枕無憂，因此妨礙當地國防準備，並且種下日後引起政治上階級間和種族間分化的根苗。

第五縱隊的戰時活動的驚人結果，在最近的過去，尤其是在波蘭、挪威、荷蘭的戰事中，已昭然若揭。但在實際活動時，德國本部總派果斷幹練人員來協助第五縱隊，他們大都喬裝旅客、運動家、商業代理人或文化界代表，而將軍服藏在行篋之中。他們來到以後，便指揮當地喬裝或穿軍服的現成隊伍，奪取軍事要地，協助降落傘部隊，從事間諜工作以及敵後破壞工作，並發假命令造假報告，擾亂敵方軍民之心。希特拉近來所以能夠妙算如神，百發百中，而德軍敢於違反一切戰略定律，孤軍深入敵境，原來完全得力於第五縱隊的工作，尤其得力於非常靈通的情報。

第五縱隊的活動，方面既多範圍又廣，本文只能略述其一部分特殊成績。德國第一次在奧國組織的第五縱隊，可說是理想的第五縱隊，該隊領袖塞斯英夸特博士(Dr. Arthur Seydewitz)居然參加政府工作，並能將奧國拱手送給德國。捷克蘇台區日耳曼人和許多斯洛伐克人組織的第五縱隊，勢力非常雄厚，德軍一到，捷克隨之滅亡。

波蘭日耳曼人少數民族所組織的第五縱隊，首先破壞波蘭軍事組織，占據橋梁、要塞、工廠和電廠，以便德軍施行閃擊。

在挪威的日耳曼人，不僅對於挪威地形以及國防瞭如指掌，並有喬裝的埋伏僑民隊伍，在德國軍艦未到時，先攻下柏爾根(Bergen)，並且由司令官的縱容而占領那爾維克(Narvik)，並援助降落傘部隊去奪奧斯洛(Oslo)，後來又在德國空軍參贊領導之下，幾將

挪威的國王生擒。此外，他們又和當地納粹黨人合作，建立奎辛(Major Vidkun Quisling)傀儡政府，用以破壞挪軍動員，並發不抵抗的假命令，使挪威各界人士惶惑不知所從。

在荷蘭方面事先用船隻或運河畫舫偷渡進來的隊伍，連同降落傘部隊，在荷蘭納粹黨人領導之下，實行占領航空站、橋梁、重要海口、以及海牙等地，甚至打算劫持女皇。荷蘭國防所以不堪一擊，大部分實由第五縱隊的破壞工作使然。

但是第五縱隊和降落傘部隊的成功，迄今僅限於對付準備不足的諸弱國，他們在那裏可與進犯軍隊互相救應，他們始終不能單獨的占領一個國家，亦不能與英法等國以重大損害，在那裏雖盛傳「第五縱隊」如何積極活動，但迄無任何效果。第五縱隊固為一重要的武器，但祇是德國在全力戰爭中所應用的許多重要新武器之一。而抵禦全力戰爭的惟一有效方法，便是實行全體動員，不以對付某一武器為能事，而以應付一切武器為目的。

希特勒如何利用機器工業及與美國的教訓

〔譯自十月號哈卜斯雜誌(Harpers)，德利歐(Carl Dreher)著。〕

一

隨着巴黎陷落之後，在爲國憂傷的時候，湯甫生 (Dorothy Thomson) 女士將希特勒截至目前止獲得勝利的實際原因，歸納爲簡單的兩點。其中第二個原因是：希特勒之所以獲得勝利是因爲他用工業的和機器的經濟來戰爭，而民主國家則用貨幣的或財政的經濟來戰爭……。湯甫生女士很正確的認爲這種工業的和機械的經濟並非希特勒所首創，她說威布林 (Thorstein Veblen) 對於這種原理都很清楚，同時在德國，雷典挪 (Walter Rathenau) 也曾因爲欲實施這種經濟而被最初的納粹黨人所暗殺。

經過這樣診斷之後，湯甫生女士以開藥方的方式，建議將飛機製造工作交由福特 (Henry Ford) 去負責，給以指揮的全權，不受官僚或政客干涉，同時也不受勞工領袖們的干涉，因爲福特並不比希特勒顯得更喜歡工會。讓福特自己獨自籌畫，他也許真的可以給我們一種機械的經濟。但是等到他大功告成的時候，祇怕要運用福特的空軍來抵托戈林的空軍藉以保護民主政治，已經沒有多大價值了，因爲那時民主政治已多半不存在了。

不過湯甫生女士提到威布林倒是很適合現在的時局的。威布林的遺訓是指出商業和工業之間的基本衝突，公司財政和機器技術之間的衝突，是私人財產制和社會需要的衝突。他建議爲工業大眾所擁護的技師協會應該不准許生產機器的私有，應運用最高度的生產力生產，永遠根絕帶商業性的怠工等類的事情。威布林很知道技師協會對於他所建議的任何一項都不會即時做到，不過他們如果真想要做的時候，他就可以給他們以詳細的指示。

這種想從生產機器輪軸上括去肥厚利益觀念的阻力，而讓它自由行動的建議，縱不像「第五縱隊」的聽着總有些怪誕，其不切實際，正像飛機還沒有發明以前聽着高空飛行一樣駭人。更壞的這不僅是包含有機器的改革同時還有觀念的改變。不過儘管它是怪誕，它現在竟可實行了，因為希特勒已經照着做了——這也一樣的是怪誕的——，至少已經有了很好的開端了。同時這也就是希特勒獲得戰爭勝利的一個首要原因。

希特勒以他自己的方法解放了技術人員。這個所謂解放，並不是說德國的技術人員現在在可以做他們自己所想做的事情；他們只不過換了一些主人，而且新的主人比舊的主人還來得苛刻。這些新的領袖們自己懂得技術，只要這些僕役們能為他們生產所需要的貨品，他們就會不斷的給與種種便利，儘量的生產。只要是需用的原料足夠，這些技術人員就可以自由和充分的工作，從不會因為市場不能吸收產品而停止他們的生產。在原則上，任何其他法西斯或共產主義國家都會給與技術人員這種自由，但是德國對於這一點實居領導地位，因為它自己具有一個類等的工業製造廠和最新式的技術。

因此希特勒為了他自己的目標完成了威布林所書寫和雷奧探所渴望的理想。這兩位想為下層民衆的福利解放技術，竟一個被放逐了，一個被暗殺了，而希特勒一人卻成了功。你願意叫它做虛無主義的革命或者別的名稱都可以，而事實總是事實。希特勒抓住了某一點竟見了功效，他做了我們不敢做的事。

這就是現在我們所以畏懼希特勒的原因。我們眼看着這位魔神，乘着善良者不能在和平與自由之下結合歐洲的機會，就在浴血和奴役之下聯盟了西歐。我們覺得，美國將步德國的後塵，熟練的技術將被迫而做不人道的的事情，不再用來造福人羣了。

然而，這並不是命定的事，如果我們不喜歡法西斯這樣的剝削技術人員，我們就必須看看這種事情在國外完成到什麼程度，有些什麼原動力量促成它，在我們本國的經濟上這些勢力發展到什麼程度，我們應該如何應付它們。希特勒是個造意者，他祇是整個過程中的一部分；他並靠自己一個人去做，也不單靠戈林的經濟大員們去做，更不單靠整個納粹黨去做。這個過程的本身有它的歷史，這個歷史的技術和經濟方面和我們最有關係。

一一

在十九世紀第四五十年時，歐洲各國的集團裏，德國無論是工業和政治都是一個落後的幼兒。在煤和鐵的技術方面至少比英國落後一百年。它甚至於落在西半球這個農業區域廣大、未開發資源衆多的新共和國後面。十九世紀的五十年代我們在工業上着手奮鬥，雖然一方面還得要肅清內亂，暴露了我內部世所罕見的窮凶暴惡的行爲，震撼全球，不過在工業方面仍有成就的。德國戰敗了法國，於是它的工業速度趕上了我們，超過了我們，這是一個驚人的上升，值得讚嘆。不過受人讚嘆是沒有用的，我們自己的成就就很夠人家羨

慕的了。十九世紀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拿它們下層的民衆去做機器的飼料的。

不過各個統治階級對於他們所管轄的國營工業場廠的態度有很重大的差別。英國在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工業多少像生了鏽了，有許多部分竟是日見廢弛，隨遇而安，適可而足，滿不在乎。這因為新的縉紳階級的收入，不再依賴生產效率的增強，而去依賴國外的開發以及以過去累積為基礎的放款。法國是從沒有把全副精神去應付工業的，除了北部一些區域以外，其他地方，大部仍保持着農業經濟，在這種經濟機構裏，機器是以遲緩的速度在工作着。利用機器的方法，德美兩國，截然不同。就拿鐵道運輸來說吧，德國雖也有資本家的推動，商家的投機，但整個說來，鐵路都是在國家監督之下，着眼於軍略之運用很經濟的建築起來，早在一八七五年，全國鐵路，已經有一半是國有的了。至於我們私有鐵路公司的建立，則工程與盜竊交相錯綜，在建築時被劫奪一次，在股票交易時又被劫奪一次，他們並且劫奪工業，劫奪農業，而且彼此相互競爭。平行路線的建築是純為搶劫而設，只有天空不在他們搶奪範圍以內。這種情況只有一個結果，那就是破產。同時破產也就是再度搶劫的一個信號。

老摩爾根 (Morgan) 出來了，挽救全局，免陷入完全混沌的狀態。在一個沒有任何社會的和政府的統制的狀況之下，是需要有一個摩爾根的。他是一個財政合理化的巨頭。但就是摩爾根也只能用當時最流行的美國方法（費斯克戈特蓋茲方法），以工業的破壞來修

正賺錢的制度。浦林斯(F. H. Prince)說：「我不相信摩爾根懂得什麼鐵路，什麼鐵路的建築，他從來不講究什麼細節的」。當然要講究細節，就牽涉到技術問題了。他只不過是一個財政家，他最大的成功，只能當技術的需要，為財政恐慌和危難循環顛覆之時，給它與盜竊的需要暫時求得一種搖搖欲墜的平衡。而這種平衡的所以能夠成立，也只因為在一個可以掠奪和可以損失的東西很多的國度裏錯誤的邊際(margin for error)特別巨大的緣故。

德國也有像美國金鋼鑽大王基姆(Diamond Jim)那樣的布拉底斯(Bradys)，但他們只有很少和很小的金鋼鑽，同時一個德國的蓋茲(Gates)也沒有百萬的資財來作賭。德國不像美國那樣瘋狂的投機，它的技術是實行容克制度(Junkerism，意即富商制度)，但是容克制度的根基是在土地，軍隊與工業不相聯繫，因此也並不成為嚴重禍患。德國的商業所加於工業的負擔，並不像美國商業所加於工業的負擔那樣重。德國的商業向來習慣於微利；基本資金比較的少，利息的擔負比較的輕，機器裝備的棄置比較的少，限制生產來儘量使用這些陳舊機器的需要也因而減少了。德國資本家的技術，因為這種種緣故，發展的速度可以超過技術策源地的英國，或者可以超過技術享有種種天然便利的美國。再者，初期和中期的德國工業家如克魯浦(Alfred Krupp)和西門子(Werner Siemens)等都受過很好的技術訓練，為任何其他國家的工業家所不能企及。在美國，一個草創電氣工業的愛迪生

十年之後，可以把牠踢出去；但在德國他總會留任下去的。工業界基本隊伍的低級技術人員的地位在德國更顯得穩固，他們技術上簡單的呼籲，也不會被人認作罪大惡極。至於高級的技術人員和公務員們，雖然不能像容克派和一般公認爲負着保護祖國榮譽和商務神聖使命的軍官們那樣被人欽敬，但是總勝過銀行家們和商業創辦人們。

祖國至上在德國，是全國一致的。德國人本來有很強烈的國家觀念，現在還是這樣。每一個德國人，以前無論跟德皇隔得如何疏遠，都像子息對待家宰一樣的對待他，目前他們也是這樣的忠於希特勒。工業機構，比較的不受非法的榨取，不受財政的干擾，它可以很順利的工作，除供給政治和戰爭所需要之外，機構本身尚能取得充分的報償，可以使工人得到養老金和維持社會的安定。即使這還不能滿足他們，還有警察會負責去處理。任何人都不能忘記，德國是一個警察的國家。

這些德國技術員並不是魔術師，他們的機械學校並不勝過我們。他們執行任務，並不見得比我們專心，對於科學發現的實際應用，也不見得比我們巧妙。大量生產的技術他們簡直就落後得很，在很重要的場所，只能抄襲美國的方法。美國工業，在商業管理之下，只要利潤的刺激巨大，就可以效率增加，生產豐富，獲得長足的進展，而大量生產是可以利市十倍的。但是以美國這樣一個國家，原料和人力都異常充足，技術效率即不勝人亦不讓人，照理它的工業應該處處超越德國，但事實上並不如此。這因爲德國技術、商業，和

政治三者緊密地打成一氣，就抵銷了美國的種種優點；而美國人的心目中商業高於一切，已成了天經地義沒有人再敢去考慮一下子的。以商業做了目標，那麼需要技術時把它榨取一下，不需要時就可隨時拋棄，隨心所欲，無所顧忌了。某種事業對於財政家們無利可圖的時候，那麼竟可阻止進步，甚至完全停止進步。篇幅只許我舉一個例，這很明顯的指出了國際技術競爭的本質以及踐踏技術人員的未來後果。同時說明，我們白費了許多研究的工夫以及為發展所花的資本，技術界所受的阻撓並不是一件過去的事實。

三

淡氣這一種原質，占空氣成分五分之四，它對於支持生命和毀滅生命是一樣的重要。它是現代肥料和爆炸物中所不能少的成分。戰爭一開始，肥料廠就轉變成了軍火廠。但是淡氣雖然重要，如果讓它在一種「自由」或空氣的狀態中是沒有什麼用處的；要利用它來耕種和打仗，必須和別的原質混合起來。這個混合「化合」的過程是二十世紀初期一個很大的技術問題。截至那個時候止，硝酸鹽的唯一重要出產地，祇有智利的硝酸鉀礦場裏的天然積藏。科學家們曾發出警告說，這些積藏並不是無窮盡的，並且要求大家把技術注意的焦點集中在氣質淡氣的化合問題上。一九〇二年，美國的技術家立刻就解決了這個問題，但立刻就被美國人的財政家屏諸戶外。商業政客們的這種表現，經了三十八年之後，我們

今天纔發見我們缺乏大量的淡氣以從事戰爭。不要說現代德國絕不會發生這種現象，就是在希特勒當政以前也不會有。

第一次從空氣中取得商用量淡氣的美國人是拉維約(D. R. Laviroy)和布雷特里(Bradley)，他們的方法需要賤價的電力，因此就在奈阿加拉瀑布廠(Niagara Falls)實驗。結果淡氣的出產約百分之二·五，成績很可觀，並且可以用簡易的方法改良。但以財力支持這一計畫的人卻已廢然而去，這計畫也就夭折了！凡是一種嘗試，不能即刻賺錢，除了技術人員之外，再也沒有人會感到興趣，而技術人員又不能算一個人。

同時另有挪威的兩個技術家柏克蘭(Kristian Birkeland)和愛蒂用另一種電氣分解的方法從事同樣的工作。他們的工作，在一九〇三年達到了商用的數量，那時恰好在拉維約布雷特里放棄其方法一年之後。挪威發電的水力比奈阿加拉的水力便宜，這是在挪威提取淡氣可以獲利而在美國提取淡氣不能獲利的理由之一。從一定高度流下來的水，此地既不會比彼地流得更急，奈阿加拉瀑布廠所用的韋斯丁豪斯工廠(Westinghouse)螺旋動力機也和任何歐洲各國所能製造的一樣良好，那麼水力成本的有些差別，一定因為他們用着平日絕端美國式會計邏輯的緣故吧。

德國人知道戰爭一開始，他們的海外資源就會被切斷，因此很注意淡氣問題。德國因為缺乏水力，所以哈伯(Fritz Haber)和普虛(Karl Bosch)發明一種化合淡氣的計畫，在重

鑄鋼鐵化合物的彈殼裏施用巨大壓力來溶解輕淡二氣的化合物以提取阿摩尼亞，所得的阿摩尼亞則用奧斯華爾德(Ostwald)方法養化為硝酸。哈伯苦慮方法在一九一二年就可以用來大量生產肥料或軍火了。兩年之後大戰就爆發了。

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同時，也不能說德國的化學工業指使德皇去發動戰爭。這不是它的職掌。它只不過供給工具使德皇可以在遇事變發生時從事戰爭罷了。沒有一個人是想打仗的；但是，威布林已經說過，實在用不着企求戰爭，纔會發動戰爭，只要設法充分準備，就會使戰爭無法避免。淡氣的化合就是這種準備之一。縱令太平時節淡氣一無可用，德國也要化合的。德國幾個提取淡氣出名的化學家都是樞密官，他們和軍政當局都有密切的聯絡，政府對於好些工業經營，在財政上都很有慷慨，當希特勒還不過是一個伍長的時代，俄保(Oppau)的Badische Anilin and Soda-Fabrik A. G. 大工廠和任何地方的分廠都已經可以說是德國工業、財政、和技術三者合作的產物。這些工廠在上次戰時，已曾有很大的貢獻。

不過德國還是打了敗仗，也許可以說等到一九四〇年纔打了勝仗。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這一幕結束之後，一個視察萊茵省化學工業的英國視察團很讚賞德國的機械和組織。他的報告說：「參觀過俄保大工廠的人們一致以為這是德國設備周密和效率強盛的卓異實例，再配上極精良的壓裝氣體等機器……它們真是偉大的機械工廠」。至於研究部

分，報告裏說：「以科學方法來保障工業的實施，從來沒有像他們那樣寬大的規模」。英國工業界的領袖們很恰當的接受並保存了這個讚賞德國工業的報告，但是英國工業還是照着老樣子幹它的。

不過法國多少有些警惕了，它曾設法在哈伯普虛專利權之中取得一些權利。那時哈伯普虛出產的提鍊硝酸比較用智利硝酸鹽提鍊的便宜百分之四十。他們要求根據凡爾賽條約有取得專利權的權利。但是由於一個奇特的疏忽，德國人並沒有將他們所知道的通通寫在專利狀上。因此法國不得不再和 Badische A. G. 工廠談判，以提成納費的方式取得這種權利。然後法國政府就在土魯斯 (Toulouse) 設立了一個淡氣廠，同時還建設了些用其他方法的私營淡氣廠，其生產總量在一九二八約十萬噸。但是那時候俄保和麥塞堡 (Merselburg) 仍可以供給德國二十萬噸，並且日有增加。沒有一國可以追得上德國。

在大戰時，美國就開 發展馬斯爾索爾斯 Muscle Shoals 的方法。休戰之後，國會裏和全國電光協會 (National Electric Light Association) 的熱心愛國分子大聲疾呼的反對這種方法，而贊成公有的人們卻要求完成這一辦法，俾農民可獲得賤價的肥料。協會的演說家們在國內到處遊行，高呼馬斯爾索爾斯以及波當克 (Podunk) 的一百瓦廠都是布爾雪維克主義。一時風傳：「他們戴上了紅帽子」。一九二二年，馬斯爾索爾斯方法竟被賤價賣給了福特。這時候，公用事業的繁榮，一時無兩。世界上從沒有看到現在可以斷定絕不

會再看到）此熱鬧的組合公司，如此大量的發行股票和公債，如此大規模擴充場廠，印發紙幣，以及市場上的相互殘殺，大企業基礎塌倒和整個瘋狂的上層建築淪為焦土時如此可怕的崩墜。

而現在呢？好多年過去了；我們還是缺乏淡氣。前國立研究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化學及化學技術組主席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桑納蒂（J. E. Zanetti）送致美國化學會一個警戒的報告，他指出馬斯爾索爾斯法每年淡氣的產量僅四萬噸，只夠供給十六萬噸的高度爆炸品，每年只夠供給一萬架飛機二十五顆一千磅的炸彈，「很難說是巨大的產量」。德國每年可以生產一百五十萬公噸的淡氣，每公噸等於二千二百零四磅，比美國多百分之十。一德國的安全係數必定是在二與三之間，一個世界各國皆未達到的係數。無疑的，他們對於淡氣的重視，認為這是「該竭力節用的東西」。

當然淡氣廠現在是要設立的，並且一定是很迅速而且很不經濟的設立起來。不要說遠的，如果在二十年前我們已經設有幾個淡氣廠，或者在十年前曾計畫過這件事，紐約時報現在當然不會再加批評，同時農戶們也可以獲得廉價的肥料了。

但是，以一個農業採用商業政策的國家，同時樹立一個有效的國有組織來分配不生產的後果，為什麼還要廉價的肥料呢？這都是一貫的。因為我們的經濟是建築在商業的基礎上，我們的人民有三分之一是營養不良的，為欲保持他們的營養不良，平時就必須避免延

立淡氣廠，但是因爲如此，當我們決定準備戰爭時，我們就沒有淡氣了。而在德國，人民之營養不良，是因爲政府集中全力於戰爭之準備。就他們目前所表現的來看，至少德國人在這方面是有所準備的。我們既不作戰爭的準備，也不作平時的準備，我們是什麼都沒有準備，這就是所謂良好的商業。

四

講到德國我曾經提及，從技術的觀點來說，戰前德國的容克制度和美國商業一模一樣是一種障礙力，不過比較上規模並不那樣大。但是戰爭一爆發之後，具有階級自傲觀念和傳統仇恨的容克心理已處在一個足以擾亂國民經濟的優越地位。軍事主腦們，揣摩着一個比較短促和輕易的戰事，忽視了他們部隊必需的供給。有一個時候原料異常缺乏，甚至不可或少的淡氣也不充足。當雷典挪踏進軍部之時，他第一件工作就是攫取農民的硝酸，以待哈伯善虛各廠生產的擴展。如果不是這樣，戰爭恐怕不能維持過一九一五年的夏天。但是他剛完成政府監督的同業公會制度以調整原料與生產的時候，容克派就排斥他，因爲他以一個庶民，一個猶太人的身分，竟敢厚顏堅持着爲國家服務。有一個官員說：「若說雷典挪這傢伙能幫我們忙，那真笑話，真是恥辱」。

只有在不合理產生了不幸結果之時候，纔有人理會到合理的呼聲。所以德國戰敗之

後，雷典挪又再度得勢了。他當時建議將德國的工業組成一個純一的大公司，分成各個同業單位，或各個行政組合，置於國家的管理之下。於是在這種「新經濟」制度之下，有高度生產力的機器，一切標準化，廠與廠間科學化的分工，電力的大量發展，以及用充公稅制沒收私有生產工具等等都引用到一個無階級的國家裏來。雷典挪和威布林一樣反對特殊的消費，反對推銷，反對商業的浪費。他說：「誰浪費勞力，勞動時間或勞動工具，誰就是掠奪社會」。他的主張沒有一點是草創的，他不過是用他人格的力量及其本人在世界工業上的地位使它通行罷了。這好像楊格 (Owen D. Young) 或吉福德一樣，放棄了資本主義，主張在此時此地建立一個合作的共和國。

雷典挪因為贊成這種主張，同時因為他對同盟國主張妥協，對俄國主張接近，結果竟被暗殺了。單只這件事，雷典挪之死，使德國墮入深淵而不能自拔。不久之後，對盧爾 (Ruhr) 的侵略、駭人的通貨膨脹、一九二五年希特勒魯登道夫的政變及其餘八年威瑪共和國之竭力應付殘存勢力的鬥爭，使雷典挪的理想，除機械的軀殼，工業整體合作的概念，可資其謀殺者利用的成就之外，是一無所存。不僅他的理想是如此，整個德國亦復如此。休戰之後，德國發動一種或稱仁政或稱暴政的集體主義。可是德國今日所得的經驗，並不能就引為反對集體主義的論據，而讓軍人政客們擁有我們這時代最有力的社會工具，纔是受人攻擊的地方。當進行集體主義的準備步驟的時候，危險性就增加起來，而德國早

就用一種異常混亂的方式，實行這種步驟了。戰時的強迫經濟尙未能像英法那樣徹底廢除。德國的革命實甚脆弱，力不足以沒收基本工業或使它們社會化。反之，發展出來的一種混合的經濟體系。地方公有制，政府入股予工業，國外貿易的調整，以及官定價格和「官定工資」等都是沒有社會主義的社會化。當一九三〇年國際危機降臨德國的時候，德政府雖四方忙於搜羅，仍不足以應付非常時期，納粹黨卻繼而完成了。

如果納粹黨在一九二五年政變時就成功的話，他們也許不能繼續掌握政權。這因爲一九二五年的德國技術並不像後來那樣精良。因受戰爭和通貨膨脹的影響（在通貨膨脹期間，德國技術人員連訂購外國技術雜誌的錢都沒有，國外考察更不必說），使它與他國的技术隔絕，祇能自生自長，趕不上其他國家的進步。但是當道斯計畫 (Dawes Plan) 以延付賠款和募集外債辦法來穩定經濟恢復繁榮的時候，德人很快的就追上了人家。德國工業界派遣技術人員赴美學習大量生產的最新技術，同時美國的財政家也送錢到德國使它的生產機器能夠達到美國的水準。德國自己的組織天才再加上美國的技術和大批的借款造成了一個頭等的生產工業，德國獲得了這樣的巨賜，卻沒有謝過它的餽贈人一聲。一九二九年美國將短期信用借款這一部分收回，可是機器已在德國了。借款收回的結果加深了德國的不景氣，同時幫助納粹黨的奪取政權。

這時候，法國的工業現代化也見些成效，但是它的發展遲滯，特別在重要的機械工程

方面。差不多在法國崩潰十年以前，俄格本(W. F. Ogburn)和雅菲(William Jaffe)教授會全力研究法國戰後經濟的發展。講到它的缺陷時，他們的報告裏寫道：「法國大多數金屬品商號都是舊日私人的企業，成立於組合所有權尚不多見之時，這既是事實，則其不能集中和不能合作差不多是當然的了。工廠祇在慢慢增加的發達起來，而其適應當時技術的需要又十分遲鈍，事實上，它們都是祖傳的產業，由它們的產主撫養長大，而產主們是喜歡遵循祖先遺訓的」。產主們自恃有保護關稅可以對抗國外競爭，因此再不願棄置陳舊機器採用現代技術。其實保護關稅並不是對抗機械化部隊進攻的堡壘。

英國的生產稍勝於法國，但是兩國的生產都因為着重於斯賓格勒(Spangler)所謂的「賺錢主義」而不着重人力與機械力因而受到阻礙。納粹的成就就在他們不打算金錢。錢對於他們只是一種便利計算的數字，此外再沒有什麼意義。技術的考量也和金錢的考慮無關，技術人員只計算電力、壓力、物質本質以及諸此類問題。德國何以由此一種思想方式轉變為另一種思想方式，多少受了通貨膨脹的影響。在通貨膨脹期間，錢幣是失了常態，而貨物卻還是原樣。一雙鞋子仍舊是一雙鞋子。但是當一雙鞋子早晨值價三兆馬克而下午已漲價到四兆馬克的時候，馬克即鞋子的概念就根本動搖了。馬克穩定之後，以金錢為思想對象的態度又復捲土重來，但已不是原來的態度了。當然，通貨膨脹並沒有直接領導納粹走上以技術為思想對象的態度，但是它使他們擺脫了斤斤計較的思想。

在別的國家，貨幣的不穩定有合乎情理的限制，人民仍可以繼續保持以金錢爲思想對象的態度，英法發動目前戰爭就是充分相信金錢可以獲取勝仗。戰爭爆發不久，張伯倫首相即發表演說提到英國豐富的資源，實際就預料英國可以金錢獲得勝利。這顯然是不足置信的。不受羈勒的機器是常能打擊不受羈勒的資金的，只有像張伯倫這樣的商人政客纔會看不清這一點。也許有人想，英國有錢，在開始就拚命的花，或可擊中間隙。然而他們並沒有這樣做。戰爭爆發時，他們只和波蘭斤斤計較那二千五百萬元的借款。他們若不是還沒有決定是否要波蘭抵抗這一點，那麼金錢的計較實在是唯一的說明。他們在美國訂貨的那種審慎樣子又是一個例子。這種種情形都表示這不僅是他們期望長期戰爭的結果，同時也是他們的金錢保守主義的結果。這種保守主義，在國家大危機中，是很易召致顛覆之禍的。但是那樣習於拜金的人們卻最易犯這種錯誤。

納粹就沒有犯這樣的錯誤。他們不想錢，他們只想人造汽油等他們戰爭機器所需要的東西。德國的資本家們，肯聽人家的建議投下他們的資本。如果，戈林的顧問們認爲有設立一個新的人造汽油廠的必要，他們的資本也隨着送到那裏去。德國的財政家，祇能在這環境中，求他們的收穫。目前他們看着收回洛倫鐵礦和鑄鐵廠的未來希望，口涎也掉出來了。結果柏林證券交易所的鋼鐵股票大漲，但並沒有壟斷獨攬的現象。七月十五日紐約時報柏林電訊載稱：「洛倫鐵礦和鋼廠是否將發回給一九一八年以前原主德商公司，以及發

回它們的謀利能力和財政狀況如何，都還談不到，因為柏林消息靈通方面盛傳，洛倫工業戰利品的重新分配，是以國家的利益為根據而不完全以昔日所有權為基礎的」。這是納粹當權以後的德國政策，而且最近，德國就因此打了勝仗。英國目前也竭力採取同樣辦法，但是或許太晚了。

納粹黨不像同盟國的領袖們，他們羅致盡了懂得國營生產工廠最高度生產必需條件的經濟專家和技術專家。最高度生產必需條件有下列幾種：

- 一、新式高速機器；
 - 二、以精良技術運用以往因設計不良而不能適合精密技術的機器；
 - 三、鍛養機器以適當原料；
 - 四、消費力和生產力的平衡；
 - 五、各工廠間密切聯絡，俾整個國營生產工廠可以儘量的成爲一體純一的機械組織；
 - 六、能繼續利用適當人力和機器力的充分生產（就技術上言之是一個重大的因素）。
- 納粹承襲有第一和第二項，上天下地的設法覓取第三項，先在國內儘量發展代替品之生產，於必要時取給於國外。第四項之得以平衡，是他們不餓人口而餓砲膛，不過清單上並沒有列明那一種是應該餵養的。第五項是繼承以往共和國和帝國用合理化及組織化方式所既得的成就，再依納粹軍事經濟的規定用非資本主義的動員方式動員資本的結果。第六

項是上五項的產物，它的重要，不僅因為它供給了貨物，而且解決了失業問題。同時這種結果之獲得並不是沒有政治舉動的，我們想對此略為詳細的加以觀察，因為這些舉動對於我們現在所研究的希特勒之成功問題有直接的關係。

五

用法西斯方法以謀社會的統一，不僅需要縮減資本家的自由和資本家與資本家或資本家集團與資本家集團之間的競爭，同時還要壓制勞資兩階級之間的衝突。因為這種衝突妨害機器的順利工作，而為了國家製造軍火起見，機器又順利工作不可。希特勒壓制德國的階級鬥爭上很得到資本家集團滿意的合作，同時，除了少數的例外，他能用很和藹的合理方法去對待他們。希特勒新近之對待丹麥人和斯洛伐克人就是這樣。在另一方面，他卻用手槍和集中營方法去對付大部分的勞工階級和同等的勞工階級的人們。但是領頭的人們一旦被除，他就可以讓這些馴服的勞工們享受免費旅行、廉價的戲票以及用物質的犧牲換來的非物質的榮譽。他給與勞工們不是非物質的東西就是「工作」。

因此人力和機器都為他工作。其所獲工作的效率為以往任何統治者所不能企及。資本家是用絲帶縛在機器上，而勞工則用鐵鍊；但是機器只要有物餵養，有人照料，初不注意於人怎樣縛在它上邊，所以在這種制度之下，機器的需要是十分滿意的解決了。在我們看

來，這是一種看不慣的現象，但是如果我們公正的觀察，德國那時既顯着還有停滯和間盪的現，希特勒對付勞工的可能方法僅有三種：不是用強迫的壓力就是用公允的酬勞。就技術立場言，公允的酬勞祇是爲了消費、安適、和文化去儘量發動生產機器。不要說希特勒本人既不能又不願以這種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我們抱着「照常營業」的觀點，也辦不到。

在我們的制度之下，擁有資金和機器者的利益比公衆的福利來得重要。投資於生產機器或投資之後去運用這機器，並不是每一個人應負的責任。唯一可以刺激他們的祇有利潤。擁有機器者或竭力限制生產以獲得市場上最高的利潤，或自以爲動機純正，因無市場而不能從事生產，不論其採取的方式是那一種，結果必定造成失業和階級鬥爭。像我們這樣一偏得天獨厚的國家，採用希特勒的公式或採用其他促進生產的辦法一時還不感到有此必要。我們還可糊塗過些日子。有一部分人想以立法的手續來增強勞工們滿足要求的地位以消弭階級鬥爭，可就有人竭力反對這種限制；另一部分人提倡救濟失業和社會服務，更有一部分人主張在必須讓步時始略與讓步。這種種方式的嘗試，當然還可以照樣繼續相當時期，但是這現象存在一日，可以供大家批評的地方必層出不窮。

可是，到現在這現象還能繼續下去嗎？希特勒不是把一切現局都推翻了嗎？就一切實際情形看來，以目前官生產水準，自由企業的制度實在不能夠適應上述機械技術最末三項

的需要。經濟的機械制度，可以充分和持續的推動工作，可以給與充分和持續的雇傭，可是大家卻還在反對這種制度。我們過去的成就，不論就制度本身或就勞工福利那方面立論，都不能使人滿意。目前重要的問題，是今日的生產能力與其他生產機器和戰爭機器競爭的問題。地球上四分之三的面積已經背離或正在背離「正常商業」的制度。哈佛大學商學研究院的哈斯博士（Anton de Haas）曾這樣說：「我們的經濟世界已經四分五裂，它將永無再度完整的希望。世界其他各處都競相擺脫自由競爭；我們如果不調整自己的經濟，如何能在這樣的世界立足？」就是倫敦泰晤士報也認為在這樣的時候，縱令戰事結束，政府對工業的統制依然是不能放棄的。但倘然這種統制到了必須充分解決失業問題的時候，我們的政府到了不能充分解決失業問題，就不能存在的時候，那我們就非決定我們所要採取的集體化路線不可。究竟應是民主的呢還是法西斯的？如果我們不決定，人家就會替我們決定，法西斯就會以武斷的方式給我們決定的，因為它是二者中比較簡捷輕易的一條路。

它是簡捷輕易的，因為不論在工業的立場或在社會立場看，階級鬥爭總是一種厭物，很多美國商人都歡迎有機會以希特勒的方式去消滅它。當商界仍在美國握有實權的期間，一定有很大部分人大吹大擂的做開路先鋒，而這開路先鋒又一定偽裝得一點看不出它的本來面目。並且他們偽裝用的油漆顏料現在已經準備齊全了。最近商業界發言人們之普遍企圖

將法國之失敗歸咎於人民陣線就是一例。他們竟說法國應該在戰前就法西斯化，不應到了戰後纔轉變。可是法國上層階級的叛徒及其徒黨，在色當和馬斯二役戰士死難之前，早將祖國賣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這些醜事，他們提也不提了。法國腐敗的工業制度，他們不提；戰時工業的國營幸有軍部部長達拉第和議談本部的提倡，他們也不提；講到崩潰之象，是發生在半國營之飛機工業，特別在私人掌握的汽車工廠中，而不在國營的軍火廠中，他們更不提。至於那些商界領袖和財政家們坐視其所屬工廠日見廢弛，而且當人民陣線當政之時，他們要在打倒人民陣線或保衛祖國二者之中擇一而從，結果竟決定祖國無保衛的價值。這些現象，也沒有聽見我們商界發言人提到過。

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宣傳力量有點不容易透過，不過這表示美國商界有一部分人對於出賣法國民主政治這件事不僅沒有感覺其荒謬，反而同情那些叛徒，甚至還有超過同情的表示。有一位美國大工業家當時很坦白的告訴我，美國的工業如以同樣程度來反響新政的缺陷，他認為不是意外。這位先生也許只是表示他自己的意見，不過如果有人能在戰時定貨單發生撫慰商界熱衷作用之前，在來自長島和韋斯特查斯特（Westchester）的郊車上聽到他們政治的談論，一定不會說它絕對不是一種代表的言論。在環境壓迫之下，這也許會以一種更驚人的方式和更驚人的範圍出現的，而環境壓迫的現象實在多得很。

我們也許已經走上了這條路。羅斯福總統之指定國防顧問委員會負責支配一百萬萬美金的用度，就是一個開端。這一個組織的重要人員是司德丁尼斯(Edward R. Stettinius)納特曾(Jr. William S. Knudsen)和善特(Ralph Budd)，因他們負責花錢，所以是重要人員。這三位都是大商業和財界的代表。我絕沒有懷疑這三位先生的愛國心的意思。我知道他們必定竭力使國家得到他們負責支配的一百萬萬元應有的貨幣代價。毫無疑問的他們是愛國分子，但是他們是商人愛國分子。他們相信商業第一；以他們的訓練和經驗，他們只能有這樣的信仰。納特曾先生是一位工程師，但是如果他原先不是一位商人，他就絕不會被任爲馬達總廠的經理。我所要知道的是：究竟司德丁尼斯先生能不能比他那位大戰時在美國爲同盟國辦理採購的父親更顯得是一個愛國分子，一個明的採購人和組織者，納特曾先生在這些方面能不能勝過威爾遜總統時資源部的培拉克(Bernard M. Baruch)先生。善特先生能不能趕上韋拉特(Daniel Willard)先生。如果不能，那麼除非目前國防顧問委員會的高級人員還具有某些特殊的品德，我們將必陷於困苦之境。而根據「商業統制的缺點只有加強商業的統治始能革除」的理論，要脫離這一困境的途徑，也許就是商業法西斯主義了。我並不想檢討我們在大戰時的工業紀錄。這些事實大家都很清楚。技術家、製造家、

和軍事家們固然做過一些很光輝的工作，可是大體說來，這只是在主管的大銀行家和大商家的眼前進行着「管理不良」和「欺瞞盜竊」的紀錄罷了。三萬萬元支出的總數中，有一萬五千萬從未達到軍隊可以嗅到的距離之內。這一萬五千萬元成爲刺激商界愛國心的「合理利潤」。利潤之一部是用戰時利得稅的方式又收了回來，一九一八年約二千五百萬元，一九一九年約一千四百萬元的一部分，然而此外的許多利潤，除加增組織和合作的缺點之外，仍足以破壞生產的努力而有餘。如有人要知道詳細的內容，可以看休士(Hughes)格累姆(Graham)和奈氏(Nye)的報告。這些文件，讀起來是很令人不愉快的。這也許就是在撲滅第五縱隊時之所以將這些文件踐踏在足下的原因。

無疑的，現在這一次縱令在商業的庇蔭之下，我們一定可以做得好一點。我們已經預定了工業動員的計畫。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負責的商家比以前更擔心，法西斯的侵入正係一九三三年若干銀行的倒閉使他們驚恐而促成了他們的合作的態度。商業在本國現在已到了孤注一擲的時候，也許一九一七——一八年的變故，因內外種種原因，要是重現就不大穩妥了。但是這只是期望的測度而不是可靠的保障。一九三三年那較爲高明的狀態並沒有維持好久；在好些場合，有幾部分工業已決心好好的幹一下，但接着有些人就逸出軌道，看見有利可圖時，爭取之風，又更甚於前。

這時商人們最關心的似乎是跌價津貼應早促成的問題，這樣，場廠將因政府之賜與而

擴展，人民也將因價格膨脹、計口授糧以及強迫購買票面等值的戰時債券（結果以百分之八十或六十落於大財人之手）而激起愛國熱誠。一九〇年上半年的利得雖較去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一家軍械公司增百分之七百五十，一家鋼鐵公司增百分之五百，另外一家增百分之四百六十，而埋怨徵稅之聲仍不絕於耳。目前還不到商業能推進到過去所不能及的極高的效率。敵國經濟的特徵如技術的合作設計，以及對於資金浪費的堅決限制等我們有了沒有？換句話說，惟一可以用長期來抵抗法西斯國家已經合作化軍事化的集體制度，無論是民主方式的或其他方式的又在那裏？現在不是一九一七年，現在是一九四〇年，法國已亡，英倫被困。但是因為我們的昏聩糊塗，我們所作所為好像一切都未起什麼變化，好像現在還是二十餘年前的世界，好像那些舊方法，以前不甚良好，現在卻會變好似的。

可是，我們雖有財政家的障礙，究竟還有多少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好的物質生產工廠，因此，縱令其他情形跟德國相同，它還不難容載許多浪費和寄生蟲的重量。但是希特勒管理他的工廠比我們好，早就把金錢高於一切的觀念放棄了。目前的问题是，我們物質上的優點倘與希特勒政治經濟的優點兩相對銷後，還經得起商人們以經商營利的方式對工廠作怠工的要挾不能？他們會不會依照商業的本能而做出這樣的事？我們實在不敢擔保。如果他們真的這樣做，那我們就完了。

在這件事裏，我們可以預先看到我們沉淪的狀態。到了某一階段，工業的努力開始發

生動搖，它和希特勒的工業對比而生的貧乏也日形顯著。目前還無假定美國會像法國那樣瓦解的必要，更不必假定希特勒或別人的軍隊會在美國登陸。我們暫時或可不必作軍事的戰爭，但進行着與他國作搖旗吶喊而緊張的商業戰和外交戰。總之，危機是已存在了的，我們必須「籌謀對策」。那時，只有希特勒的方法，加上美國的粉飾，是僅存的方法，因為要建立民主的集體主義已經來不及了。結果不是政治的獨裁者掌權，就是商人變成法西斯勢力，利用粉碎工會的標準技術，減低工資，增加工時，禁止言論。利潤由是得因公眾的犧牲而維持，這或者就是他們的期望。

不過，如此孕育而成的美國商業法西斯主義在長時期中能否抗衡納粹式的或加上異途同歸的意日式的法西斯主義，卻是一個很大的疑問。這完全看商業法西斯能不能自加摩練不能竭力限制其利潤要求以與正統派法西斯爭奪戰場。我以為商業法西斯主義如無適當的自制必會失敗。德國的統制是來自外力，來自納粹黨，我們的商人能不能自其內部給與同樣的統制呢？如果不能，結果一定是一種雜牌的法西斯主義，不足以應付極端法西斯嚴酷的軍事一元論。向來同性的東西每有被吸在一處的危險，或者類同之物會使兩種制度有某種形式的調和。

雖然商業法西斯主義的實際形式很難斷定，但美國如走上法西斯的路，大約就是這樣的形式和這樣的方法。我們的大商家們瞻望國外，看到與自成領域的法西斯主義妥協，是

維持頑強勞工階級生活的最後教策。他們知道到那時，資本與勞力將並肩同受羈勒，雖然資本的境遇，或許會比勞工好一些，可是它歷來享慣的自由，甚至在新政下所享受的限制的自由，將從此完了。不愉快的限制與負擔將層出不窮。可是，這是非如此不可的嗎？這代價非償付不可的嗎？不，祇要企業家真有企業心，祇要他遇事不隨人後，怎會沒有辦法呢？在德國，他們不得不遵從希特勒的命令，因為他擁有少他不得的羣衆。但是商界什麼不能預先選擇他們自己的希特勒，扶植他生長，儘可能的使他能安於統治之下呢？這種計畫，在美國並非絕無可能的，商界有識的領袖們都很清楚這一點。有辦法每每不一定有決心，可是它發展如何，總是值得注意的。

七

這種民主集體主義的制度究竟是一種什麼樣子？我知道民主的集體主義是以集體的力最求完成社會福利和國防計畫（二者互爲因果）爲目的之一種統制而計畫的最高度生產。它不限制公民的自由，宗教的自由，以及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所規定的其他保證。不過這說明並不能比任何定義所能說明的更充分。究竟怎樣去實行？用什麼方法解放這些技術人員呢？

我沒有方案也沒有適當的定則，但是有一點是可以斷定的，那就是：技術人員並不解

放自己。他們遠離解放之途，仍舊和威布林時代一樣。他們在各人的部門裏都各有很高的天才，但是上帝賦與他們的社會興趣是和其他生活方式一樣微小的。他們還是和三百年前一樣可以爲任何人效勞。伽利略(Galileo)發明了望遠鏡，最初把它奉獻給天主教皇作戰爭之用，後來又獻給反對天主教的耶教領袖，幫助他們犯罪。李俄那多禁止他自己發明潛水艇，因爲他覺得把這種東西放在這些不羈者的手裏，是一種可怕的凶器。可是他不能永久這樣堅持，他的繼承人更不是這樣。不錯，在八年前，曾有過技術鬥爭的熱狂，但是這僅限於小部分的工程師，而他們的成就，只表現他們之不適於政治而已。

技術人員自己不求解放。他們是工具的製造者，同時本身就是工具。當他們被解放時，那是人家解放他們；他們所效忠的目標祇是別人的目標。這種馴服，可以利用來做善事，也可以利用來做惡事。如有充分的時間和適宜的培植，要造成一種人道工程學的強烈傳統也非不可能的事。

解放技術人員的方法，如賦有權力，並不困難。私人利潤廢除或嚴格統制之後，它就會機械的實現。例如，拿投資這件事來說，它是決定技術人員工作的對象和工作的久暫的原動力。投資的可能目的只有兩種：功用和利潤，而功用又是謀取利潤的手段。如果排除利潤爲決定的因素，那麼所剩下來的就只有功用。可以爲魔，也可爲聖。不論爲魔爲聖，都可以充分利用。所以解放技術實力，並無須推翻現有的工業組織。工業，在行政一方

面，已組織以待生產。最主要的是把工業從財政家們和擾亂者的手中拯救出來，那麼它就可以比以往更多所貢獻了。

我們也和納粹黨一樣的設立國家工程師局，但是雙方所持觀點不同，納粹聽從工程師的話，讓他們為武裝國家的利益而工作，而我們是不聽工程師的話的，我們只讓他們為多獲財利而工作。納粹黨已經有了驚人的發現，他們認為工程師比財政家更重要，因為工程師可以無需財政家而創立和推動一個生產的場廠，反過來可就不行。顯然的，這種思想還是太複雜，不是我們所能理解的。

如果我們的工程師能在一種適於他們的需要的經濟制度裏得到解放，他們的成就一定是不可限量的。他們可以像德國超越法國那樣，使德國的技術奴隸塵埃莫及。一九二九年正月號電廠工程(Power Plant Engineering)說：「據估計所示，如果充分利用目前的技術知識，可以增加四十倍的生產。如果能這樣做，那麼以一九三九年的生產量來計算，就可以維持六十萬以上的雇工。縱令這種統計是過度的誇大，但是這已表明近來技術的進步。同時表明這一個巨大問題，實包含有結合這些技術的進步以及我們的經濟制度可能有的優點，而不完全破壞此一制度的意義」。這是一個巨大的問題，但是為什麼要等待希特勒用另一種方式來破壞我們的經濟制度呢？你是不是願意現在立刻可以利用那一種可能生產力的一部分(極少的一部分)呢？你是不是很希望社會主義的技術家組合，能夠抵禦私營電廠

的打擊而準備非常時期之用呢？

這種任務，早就應該開始的。主張增加生產者二十年來已說得舌敝唇焦了。當然，持這些主張者，並沒有料想到在最近的戰爭中同盟國竟會崩潰，同時更沒有料想到，他們忽視軍事的準備到這樣程度。他們竟把軍事準備，當作現行制度的一種可歎的浪費，過去如此，現在也是這樣。現在已經來不及了，戰爭逼迫着和平爲其所不能爲的事。如果當時的宣傳能受人重視，如果生產力能擺脫唯利是圖的企業者的桎梏，那麼，至少在某些方面，國家生產工廠現在所處的地位一定較佳，比較可以迅速擴張以適應戰爭的需要，國家的人力也較充足，可以推進工作和推動戰鬥，至少在青年中，更多願自告奮勇爲國效勞的人。

這種工作，目前實行雖較困難，但是還有辦法。我們多少要從頭做起，因爲一切製造工具都在私人的手裏，而我們大部分的思想都仍受陳舊範疇和無稽臆說的統制。在這種情況之下，如何能解放生產技術呢？公司裏的副工程師纔是粉碎納粹的領導人物，可是若想把全公司的職員，從副工程師以上全體開除，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情決不是這樣簡單。管理行政的工程師也渲染了商業的頭腦的實在太多了，而且照例是不能勝任行政方面的事的。各公司本身必須加以統制，不能讓它們還像一個自由的商業機關那樣；跟暫在政府服務的商人以超平等的條件，討價還價。公司是造成計畫經濟這蛋糕所必需的雞蛋，這雞蛋必得打碎的；而計畫的工作，是必需商人以外者來擔任的。這種任務應交由國中最有

才幹最無利害關係的工程師們組成的一個中心機關負責去辦。它集中審計人員，科學管理專家，以及其他的助手於一堂，然後分派各專家到各工業中去推行工作，並監督各工業組織。

這一中心機關，僅對政府負責，它有戰時特權規定價格及一切有關生產的條件。如果有那家工廠不能接受規定的條件，那就毫不遲疑的將這工廠收歸國營。俗傳「政府之目的在保護財產」這句話應完全廢棄，不能再作為政策的指針。

如果這辦法能及時決意實行，定可成功。工廠廠主不致受很大的損失。他們仍能施行其具有的生產能力，惟沒此能力者纔會被屏，給別人取而代之。福特先生雖在政治上落伍，但仍不失為一位優良的工廠管理家；就讓他管理他的工廠。可是設計局卻要給他規定應出飛機產量，應得多少代價，如果他想從幫手的身上榨取，應立即禁止，因為在這種體系之下，勞工並不是唯一的犧牲者。

因此，福特先生的利潤不再是他所習慣所得的利潤，如國家利益必需之時，也許絲毫利潤都沒有也說不定。也許這很驚人，但是如果德國的資本家可為「廠主工資」而勞作，我們的資本家為什麼不可以？他們還比英國的資本家強，因為英國在五月裏已徵發全國的財富了。萬一我們參戰，他們也比我們的士兵強，同時，在他們新的環境中，他們多少可得到一些補償，人生就是這樣的。至少在他們講到犧牲的時候，沒有人能說「不要來弄

我的口袋了！」

八

但是不僅當前的國防軍備問題使我們關心。如果一個民族不單是一個可以輕易毀滅的個人集合體，那就必須有團結的意識和共同的目標。這種聯合的情緒也許是很卑下很殘酷的；這在德國，其演成的形式是瘋狂的部落愛國主義，其目標祇有征服世界，但是因為希特勒使他們團結，培植他們的進趨意識，所以他做的一切他們都可原諒他。誰都知道我們就缺乏納粹的剛毅與熱誠。再沒有像這樣怪誕不經這樣奇恥大辱的事了，但這是事實，我們感覺到這種缺點，我們要設法補救。有時我們自以為以內在的火焰，煥成了一體了，有這會事嗎？「上帝保佑美國」！我們在民主的共和的集會裏很懇切的這樣唱着。但這是太透明了；仍不能掩蓋我們國家主義的缺乏，和不肯犧牲私人利益以完成巨大目標的躊躇。演說家們走了之後，講臺空寂無人，我們看着塵積的地板和各黨的演說臺，就可發現一個無可掩飾的重大問題，籠罩一切而莫能解決，這就是羣衆失業問題。上帝爲什麼要祝福一個自息自欺的國家？他在歷史上從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我們精神渙散的原因也許很多，但是我們工業和經濟生活的組織是最大的原因。有些民族從沒有把機器看得很嚴重，更沒有把工作神聖般看待，也許不致受到很大的損失。但

是我們一切以機器爲先，無論在物質方面或在精神方面，處境就完全不同了。在物質方面，一千萬人的失業，是民族的負擔，是國民經濟的負擔，在精神方面，是國家尊嚴和民族自信的打擊。凡是不完全局，自身利害的人們，都覺得這羣不能發生作用的羣衆是人類生活的一個重壓。這種情形以及因是而生的心理狀態，在失業一日不能解決之時，它也一直存在，而且如商業照常不變，無論有無戰爭，失業也是永遠不能終止的，看看英倫吧。

生活與人類尊嚴都同樣的處於危境。我們與機器共同生活也賴機器而生活。機器本身雖沒有意志，然而它並不祇是它創造者的一個機械的工具。人與機器有共同合作的態度，這只有把機器看做造成全體意志的一部分力量，纔能理解這意義。在這樣合作情形之下，機器的要求，但求被人充分利用，不爲生，亦可爲死，不爲福利，亦可爲戰爭。人與機器的結合，如因某種有組織的阻礙而向某一方面推不動時，它就會轉到另一個方向，或任何一個方向。黠武的法西斯國家就是一個答案，而我們所謂民主的集體主義又是另一個答案。

就上論看來，我們使機器得到解放，使人類又從機器解放出來，目的在創造一種超過禽獸水準的文明。這是非做不可的了，否則我們已得的這一點文明的萌芽將盡遭毀滅了。若要使技術人員把「爲人類造福」爲目標，若要以技術人員來對抗缺乏這目標的國家的侵略，這實是唯一可能的方法。這需要有革新的熱誠、團結、力量、和理解。只有笨漢纔不

肯跟敵人學習。如果希特勒的成功以及希氏以前的歷史能給我們這種理解，如果我們能用這種理解而發出一種可與德人抗衡的熱誠，那麼，所有一切的努力都不是白費。如果這種努力非我們力所能及，我們不得不採用其他途徑，那是命有應得。不過這總是有利的美國的一個目標。

德國的新海軍

〔本文節譯美國海軍名作家愛立奧脫少校(George Fielding Eliot)原作而成。愛氏曾發表「我們所守的堡壘」一書，談美國的海軍國防，很負盛名。本文原載現代史料。〕

關於德國的空軍，為文論述者甚多，但談它海軍的文字卻很少見。德國的新海軍，作戰起來，如果與空軍取得了密切合作，對英國也未嘗不是一個嚴重的威脅。

去年春初，德國一條三萬五千噸的新戰鬥艦「俾士麥號」落成下水，差不多與英國的「喬治五世號」同時下水的。因此當時報紙上頗有人為文比較英德兩國的海軍實力，若有人認為德國在短時期內，在軍艦的數量方面決難勝過英國，所以趕造這種大型的戰艦，欲與英國抗衡。

然而不然。德國在大型的軍艦方面暫時也沒有與英國實力平衡的可能。德國海軍之所以成爲英國的威脅，別有原因。

德國於前年造成戰鬥艦兩艘，爲希阿霍斯號(Scharnhorst)及蓋尼孫諾號(Gneisenau)，各二萬六千噸，速率照原定計畫爲二十七海里，但試航時則超過了三十海里。俱裝有十一吋口徑的重砲九尊，六吋口徑者十二尊，外加特別重大的高射砲，及飛機四架。裝置精勁有力的發動機器，使它們活動圈的半徑非常巨大。

其次是三條所謂「袖珍艦」，即德意志號(Deutschland)、虛爾上將號(Admiral Scheer)、及斯比伯爵號(Graf Spee)，各一萬噸，速率爲二十六海里，用柴油引擎爲原動力，活動的半徑計一萬英里。上有十一吋口徑大砲六尊，六吋口徑者八尊，外加高射砲，帶有飛機兩架。

這五條軍艦都很容易擊毀英國的巡洋艦，這是它們的特點。除了英國的戰鬪艦「荷克」利農「利普斯」三條外，碰到其餘的主力艦，這五條德國軍艦都很容易脫逃的。

德國還有兩隻新的航空母艦。其中一隻名曰「齊伯林伯爵號」，是去年下水的。各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噸，大小等於美國的「約克城號」。但約克城號可載飛機一百架，德國這兩條航空母艦僅載飛機四十架，這一點值得我們的研究。

航空母艦正常的任務是裝載飛機在海上作戰，飛機裝得愈多愈好。它無須裝置大砲，

由別種軍艦去保護它的安全。但德國這兩條航空母艦卻犧牲了若干裝載飛機的噸位，配置六吋口徑重砲十六尊，以及高射砲若干尊，船甲很堅固，巡邏活動的半徑也很大。顯然它們也是負有戰鬥使命的。

德國新造的重巡洋艦計五艘，三艘都於去年落成，各裝有八吋口徑的重砲。輕巡洋艦十艘，去年春天落成者計六艘，其餘陸續可以竣工。

我們且不論它的驅逐艦與放雷艇，去年德國造成及正在建造中的潛水艇共計七十一艘，約較原有者共計增加四萬四千噸。這種新潛艇都在海洋中作長距離航行。其中至少有三十六艘平均有一千二百噸。

德國花了很大的經費建設新海軍，祇有一個目的，就是準備攻擊英國海上貿易的交通線，這是英國一個很易受挫的弱點。

我們要研究這一點，應當回溯到上次大戰的經驗。

德國的軍略家當然沒有忘記，上次大戰因為無限制地利用潛艇破壞英國商船的航行，幾乎獲得勝利。不論平時或戰時，英國工業全賴自海外輸入原料。同時英國的經濟繁榮也全靠把製成的工業品運銷到海外市场。而英國人民也完全仰給海外運來的糧食以維生命。若果海上的供運切斷，他們就要餓肚子了。

一九一七年的經驗，英德雙方都是記得的，那時英國商船被德國潛艇所損害的數量，

每月俱見增加，等到後來實行了護航制，潛艇的威脅方始減少。可是在一九一七年的十月十七日，英國有十二艘商船結隊同行，並派驅逐艦兩艘護衛，中途卻被三艘德方巡洋艦所襲擊，英國驅逐艦俱被擊沉，十二艘商船中有九艘被德方俘獲了去。這個經驗，我想德國戰略家也一定記在心裏的。護航制可以對付潛水艇，但用海面上更大的力量去襲擊，足以破壞護航制。

可是在一般的情形之下，所謂用更大力量去襲擊，乃非海軍較弱的國家所能永久勝任的。英方實力優越，它很可想法先把德國的海面力量加以打擊。不過其中卻有一個極重要的所謂時間問題。

因為海洋是非常遼闊的，無論你海軍實力如何優越，決難於短時期內把敵方的軍艦肅清。在上次大戰時，英國爲了要搜索德國巡洋艦「愛姆頓號」，用了四十艘搜索巡洋艦，費了很多時間纔把它毀滅，可是它在毀滅以前已經做了許多破壞工作。上次大戰，開始於八月，直到次年一月，英國纔把德國分散着的若干巡洋艦漸次使它們失去活動力量。

我假定這五個月的一段時期，德國各種巡洋艦，在北大西洋極量活動，補助以很強勁的潛艇隊，試問其結果怎麼樣？我想英國人已經將近臨到飢餓的日子，而英國政府也近於要屈服的時機了。而且現在與一九一四年戰爭時的情形不同，那時德國巡洋艦尤其因爲缺少添加燃料的根據地，所以活動的時間不能太長。而現在德國所建設的新海軍，其目的完

全爲了破壞英國的海上貿易路線，一切都是預有準備的。

戰鬥艦希阿羅斯號與蓋尼孫諾號，它們都不是與英方較大的戰鬥艦交戰。而齊伯林伯爵號等兩艘航空母艦所載飛機也不如英方新式航空母艦爲多。可是這四艘船隻卻特別適宜於攻擊英方的商船，及護航艦，並且與陸上航空部隊取得了聯絡更便於作掃蕩英國海上貿易路線的工作。

那兩艘航空母艦用其所載的四十架飛機，活動的範圍很大，而且裝有重砲足以攻擊英方的巡洋艦。除非英國以主力艦護航，其他的軍艦，德國那兩條戰鬥艦都能應付裕如的。強大的德國潛艇隊足以強迫英國採取護航制，而德國的軍艦，則足攻擊並破壞英方的護航制。

但德國當然不能長久地這樣順利下去，因爲英國海軍較爲強大，遲早總可把德國海軍擊潰，可是問題卻在能不能及時做到，能不能在英國人未受飢餓以前肅清德國海軍的擾亂。

德國用空軍轟炸倫敦或者不足藉以獲得勝利，但它的新海軍若在海外布置了根據地，隨時截擊供應英倫三島的糧食，那末對於英國人的威脅當較轟炸更大。除非英國有適當的對付辦法，否則這種威脅，未嘗沒有造成德國勝利的可能呢。

希特勒後面的陸軍

〔本文原載紐約時報，作者羅新斯基 (Herbert Rosinski) 爲一軍事專家，曾任德國軍官學校講席。〕

現在德國的陸軍，從各方說來，都比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洲大戰爆發時充實得多。其平時的常備軍，各種部隊合計九十五萬人，比一九一三與一九一四年間七十五萬的數目固多，比了目下法國陸軍七十三萬五千人的數字更多。但他受訓的後備隊則力量較弱，正在受訓的人數並不多，從重整軍備開始以來，受過兩年訓練的不到一百萬人。在一九一〇到一九一三年那個階段中，受過三個月軍訓者不過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萬名。參加過上次大戰而現在仍在軍役年齡的二百萬人，倘不增加新的訓練是不能作戰的。

雖然德國可動員的人數，名爲六百萬人，實則充其量不過四百萬人而已。德國的步兵，雖占陸軍總數中不足三分之二，但仍是陸軍中的主要實力。軍事領袖並不以爲坦克部隊可以代替步兵，步兵的功用也並不是僅僅占領砲兵所轟炸的敵人陣地而已。他們以爲雖在這機械化戰爭的時代，克敵致果的最後決勝一戰仍操步兵之手。因此德國的步兵均配備以各種武裝，儘可能的使他們無需別種部隊的幫助可以單獨作戰。每團除步槍與機槍

外，都配備以手榴彈、輕砲、平射砲等武器。輕砲的牽引，一部分用摩托，大部分則仍用馬匹，所以德國軍隊中的馬匹，大半是屬步兵的。德軍用最新式的訓練步兵，使他們熟習如何與自己隊伍中各種武器以及其他部隊如砲隊工程隊等配合作戰。近年來尤其注重肉搏戰的訓練。

德國軍事家認為射放步槍時，若一定要高舉及肩，然後發彈，實在耽擱時間，所以現在入伍的新兵，都訓練他們把槍托靠在臀側射擊。並練習如何拋擲手榴彈，還教他們萬一武器遺失，如何赤手與敵人搏鬥。徒步行進也是很注意的，訓練他們在二十四小時內走五十五英里的距離。

幫助步兵作戰的砲隊，數量與配備都較上次大戰時強勁。砲隊以輕山砲為主要武器，其射程雖較重砲為短，但使用起來效力卻不小。德國的砲，其實地較任何其他武器為精良，不論輕重砲，其控制射程與火力以及瞄準等零件，都十分精確。

其他專門技術的部隊，如工程隊交通隊等，都切實改進。騎兵是仍舊有的，已混合在機器腳踏車隊裏。裝甲車隊配入師團。每團亦附有小隊的裝甲汽車，以作偵察之用。當大舉進攻的時候，坦克與步兵大率採取各自為戰的戰術。所以德國的坦克，集中成五個鐵甲師團，而用以偵察及進攻敵方陣地的輕坦克，則編成四個快速師團。

德國陸軍的訓練，大體以行動神速為目標，所謂運動戰術是也。與法國之注重系統及

穩重者不同。在戰術方面儘可能地使各級將領遇有機會得自由及迅速行使職權。這是不算違背規律的。

在戰略方面，大家都主張須以「運動戰術」爲基本。至於預測未來戰事是怎樣一個性質俾求適應，則各方的意見顯有分歧。納粹黨領袖及少數軍官以爲未來的戰事，或者是須要避重就輕，出奇制勝的一種輕捷鬥爭。而大部分的司令及軍官，預計戰爭必成長期的陣地戰的局面，如欲獲勝，必須慢慢地，一點一點地透入敵方陣地，直到敵軍的最後崩潰。

從德國陸軍的訓練方法，以及戰術戰略等各方面看來，他們的水準很高，至於人事與士氣方面則未始沒有缺點。觀於德國內部所存在的不安現象，軍隊之中當然不免也潛藏着祕密反對納粹政權的分子。

然而，不要以爲這種現象，足以釀成大規模的變亂，軍隊之中，以青年人爲主體，他們歷年來受黨的薰陶，黨的宣傳深印腦際，比起年長的人來，他們的思想較爲簡單，除第三帝國外，不知還有別的東西。

軍隊的待遇很好，軍官與士兵間常有直接接觸的機會，竭力養成上下絕無隔閡的精神。新的營房都布置成一種幽美愉快的場所。士兵的食品較一般工人要精美得多，主其事者並且竭力變換新花樣，以博士兵的歡心。

後備兵大率年事已長，老練成熟，而且都是原有固定事業的，徵集了來，也不易打成

一片，所以他們的士氣當然差一點。過去兩個夏天，實行集中動員的時候，發生了不少脫逃的案子，脫逃的不僅是士兵，也有軍官在內。然而大體說來，這些較不熱心的分子，不斷的受了宣傳的影響，也會漸漸地與起責任觀念，而改變態度的。最近幾月，納粹黨的宣傳與活動，頗有成就，在年長人民間，使許多反對納粹黨的人轉變了過來。

至於軍官，也有若干問題是不能盡滿人意的。即以人數而論也較實際需要短少得多，青年軍官的培植正力求增多，但仍不能與軍隊的擴充相應合。因此當局就徵召退伍軍官重來服役，被徵召者的最高年齡達六十歲，並以納粹黨以及特務禁衛隊的人員調充軍官，其未經銓敘的軍官則一律擢升。德國軍官，歷來在社會方面自成一體，不容與外界混雜的，而且階級嚴然，未經銓敘者的擢升，遂在軍界中增添了隔閡與摩擦。並且他們的政治信仰也未完全調和。

綜上所述，德國的陸軍是很有戰鬥力量的，訓練時尤其注重動的戰術，不僅適宜於輕捷的鬥爭，也能應付長期作戰。其缺點在於軍官間未能完全調和，部隊的士氣也不見得人英勇，這或許要減少堅持到底始終如一的力量。此外，配備方面除砲外，其他武器並不比別國特別高明。

希特勒之「祕密」武器

〔原載新共和國週刊一九四〇年第二十四號。〕

德國軍隊席捲荷比以及法國北部，不數日或不數小時而突破原可堅守敵週或數月之防禦工事，迅如閃電，其故究係安在？此為新式祕密武器乎？抑為使英法參謀本部手足無所措之新戰略乎？實則是項問題之解答，至易亦至簡單。

德國應用新武器新戰略，固無疑問，但其祕密性與驚人性能，非如報章宣傳之甚。閃電戰術之各種要素，雖屬神奇，然於德國書報中，每有詳盡記載，甚至其於實際作戰中之效果，亦不諱言。吾人倘至紐約城內代售德文書報之書肆中，則討論此問題之軍事書報，琳琅滿目。其中記述自西班牙戰爭起四年來德國試用與完成閃電戰武器之經過甚詳，並附照片插圖，以資說明。

德國新武器中最神奇者，厥為斯托卡(Stuka按此字係由Sturzkampf一字縮寫而成)，此為一種可載最重磅炸彈與飛行迅速之小型轟炸機，兩年前德人嘗於西班牙小試其鋒。此種飛機之特徵，在能俯衝投彈，幾與轟炸目標成一直線，自高空急降而下，投彈時距目標甚近，百發百中，幾不稍爽。

本年五月二十六日，英空軍始宣布試驗俯衝投彈，且於轟炸德國鐵路與軍火庫時獲得巨大成功。然於此發生一問題，卽斯托卡之效用於一九三八年時卽已昭示天下，英國何故不及早採用此新戰略？一年以前，營助佛朗哥將軍作戰之德國空軍神鷹大隊編著「德國在西班牙之戰爭」一書，盛稱斯托卡效用之大。其言有曰：

「俯衝轟炸機能以最大炸彈垂直急降命中微小目標。此機數年前創於德國，一九三八年初於德留爾戰場附近初露鋒芒，今日已成一可怖之武器。……凡遇可以攻擊之重要目標，無論其爲橋梁、交通中心、軍火庫、汽油庫、船隻或前線司令部，斯托卡卽不斷與以破壞，且以直接命中爲唯一目的。一九三九年三月斯托卡於托克托前線最後一次作戰，四次投彈，四次直接命中，造成光榮紀錄。斯托卡於數百次轟炸中確實證明其爲空戰利器，故有空中狙擊兵之稱」。

此外如德國航空部所出之「神鷹」及德國高級指揮部所出之「國防軍」等雜誌，一再刊載關於斯托卡之文字。去年西班牙出版「國防軍」雜誌上，德國飛機材料工廠且以俯衝轟炸作爲廣告題材。該廣告上繪一斯托卡，而以「俯衝轟炸機進攻西班牙海軍據點」爲標題。

近日德國無線電盛傳夫拉克(Flak 爲 Fliegerabwehrkanone 之略，意卽高射砲)破壞裝甲車與坦克，威力極大。雖不如斯托卡之神奇，然德人採用夫拉克以應付陸地戰爭，實爲一大成就，且於進攻法國，厥功尤偉。夫拉克非如一般人所想像，僅限於高射，實則可以

平射，上下自如。德國於西班牙戰爭中，偶然發現因此砲便於轉動，瞄準迅速確實，對於陸地作戰最有價值，且改裝極易，實以各種砲彈，用以破壞坦克壕溝及步兵等。

上述神鷹大隊所著書中，關於「夫拉克砲隊」之發明，亦有詳盡記載。德國駐在西班牙之高射砲隊原以防衛飛機場及前線士兵免受敵機空襲之用，後以該地並無空襲，乃試作攻擊陸地目標之用。

「自一九三七年初，夫拉克砲隊陸地作戰之應用愈廣，因其瞄準精確，發砲迅速，射程遠大，極適陸地作戰之用。推原其故，一以西班牙缺乏陸砲，一以空中毫無目標，蓋蘇聯飛機每對夫拉克砲卻步也。此後夫拉克之用途，如以所費砲彈計之，百分之七用以攻擊空中目標，而陸地作戰，則占百分之九三」。

該書又載德人發明特種高射砲彈——原名榴彈——具有與手榴彈同等破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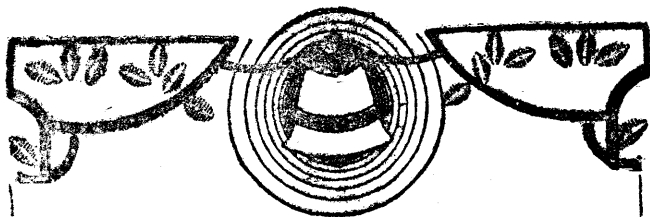
「夫拉克陸地作戰之成功，含有極大意義。其所用輕重榴彈之功效，均使敵人無法應付。倘敵人匿於高牆、河岸或壕溝之後，重榴彈即在其背部爆炸。倘彼匿於水泥碉堡之中，則輕榴彈射入其內，化一切為灰燼。如敵人以坦克衝鋒，則夫拉克以平射榴彈破之。凡夫拉克施威之處，部隊即向敵人猛烈進攻。一九三七年夫拉克常為進攻部隊之唯一保護者」。

此次歐戰，德國進兵所以如此神速，其在西班牙戰爭中所發明之另一新戰略，實有重

大關係；此新戰略者何？卽以夫拉克砲隊爲衝鋒步兵之先導，不如正宗戰術然，以砲兵在後掩護步兵是也。

德國參加西班牙戰爭中所得各種經驗，皆已發生極大作用。德人試用與精工斯托卡與夫拉克等武器外，其最重要之收穫，厥爲綜合各種新武器而進行閃擊戰所得之經驗。英法未能及時研究對策，以致臨事倉惶，手足無措。

是故關於德國之兵力，吾人殊無研究其祕密武器以爲解釋之必要。蓋數年前之歷史已足爲最確實明瞭之解釋也。



版權所有
必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初版

國際問題小叢書之二

德國的實力

全一冊 實售國幣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譯者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

發行人 吳 乘 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1356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0212B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圖字第一五七三號



中華民國卅五年三月廿七日

本紙國
0.45